



^ 16  
2798  
11



門 18  
號 2798  
卷 11

黃漳浦集卷二十一

序

洪範明義序

洪思曰洪範蓋王者性命建極之書子為經筵日講官掌司經局事時奉命纂修是書為太子講讀而作初終二卷以正乖錯之文上卷古文以明理義有仁宗談洪範者一有宣宗談洪範者四有世宗談洪範者八皆御注也下卷今文以明象數有二十有六圖有二十有八紀子所正定謂之今文

臣觀五帝三皇之道備在易象自易象而外惟有洪範一書為堯舜所授於禹湯周公所得於箕子者易於明夷之卦惟崇箕子明羲文之道在箕子非他作者之所敢望也漢興伏黜口授不真厥後諸儒皆因伏黜以證古簡是以訛舛相沿失其倫脊五十九篇之中時有依託先後間出然皆史家述記之言雖巔末稍殊無傷大義如武成雜誥先儒之所正定後人不以為非

昭和十九年  
二月二十八日  
購本

獨洪範一書以理義古奧條貫錯綜沿二千年未之有改使禹  
箕之結撰與史記同觀神聖之微言爲耄口所亂良可惜也臣  
攷篇中有錯簡者三訛字者三錯簡如五紀三德敷言錯而在  
後威福建極敷言錯而在前訛字如晨爲農式爲忒極爲極之  
類皆伏蠱之所不稽鄭孔之所未說宋室諸儒稍發其端明興  
諸賢未竟厥緒臣下愚迂昧繹思此義近二十年幸逢聖玉留  
神經籍奉旨纂輯乃復不揣爲明義四卷其上卷皆言天人感  
召性命相符及好德用人之方下卷皆言陰騭相協彝倫條貫  
旁及陰陽厯數之務初終兩卷乃正定篇章分別倫序以及聖  
神授受之統凡八萬七千六百餘言臣下愚迂昧私意以爲古  
今典籍自易象春秋而外所可敦崇紬繹未有過于斯書者也

明義初卷序

義易旣營禹疇乃作咸稽天道以贊圖錄文王演象與箕同時  
洪範始著爲周公師此五聖人實明厯數爰本圖書以揆世度  
易託卜筮播於昭夏範多精言傳者益寡伏生口授章義已離  
孔壁中湮溷澠與淄五紀之文錯於庶徵三德之下威福是承  
維此建用敬於庶極先後背馳大義乃失幸有條貫未墜於地  
以圭測日不乖其次乃理舊章以定厥經如彼五緯從月與星  
實採先儒仰質聖明是爲明義初卷

明義上卷序

匪明曷述匪聖曷作有典有則言循其故煌煌聖謨闡繹自天  
九用三敬精一出焉孔言止善範言好德惟此善德建爲皇極  
肅乂哲謀與聖相從虞夏昭茲宣世二宗念我下民實宏陰騭  
爰去淫比以就敬一俊民與稽信於著龜天視天聽則何所疑

毋曰威福崇出惟辟天序彝倫亦有與極乃紹聞衣為十一章  
視彼日餘與易同行為明義上卷

明義下卷序

疇範之原負於神物性命既治象數乃出二五衍化中和所敷  
生克比倫乃與天俱禍福將興兆於四體山川雲漢蓋亦猶是  
事則有徵政則有稽以紀紀德何福不齊乃悟人天實萃一敬  
凶以靜銷吉以善應威福之窮則惟滿盈無平不陂無亢不傾  
至道精微察彼三五剝復夬姤皆於月取睿聖元通默如不知  
龜朋筮昆日君月師上確下隕明明圖史往藏來知執彼伐此  
二十六圖二十八紀勿謂繁幽邈不足理為明義下卷洪思曰  
卯二月子在石養先子同榕壇諸門人請刊行所進書子謂儒  
行月令緇衣三書頗有次第獨洪範一書下卷紊亂圖紀五十  
有四尚宜更定耳亡何子以被逮北去故遂停之在詔獄中又  
作易象正孝經大傳與禹貢明義呂氏明義亦未遑及是書既

免成還山先子復以此為詩癸未八月始更定是書付浦中諸  
生而事久文遷下卷圖紀與所進亦微有異同有洛書九疇  
圖有五行圖有五事圖有八政圖其圖四有五紀圖其圖二有  
作聖圖有建極圖有中圖有慎獨圖有三德圖有九德圖其  
圖二有四克歸仁圖有三兆古象圖有四徵休咎圖其圖二有  
圖有七閏積限圖有春秋嚮成圖有春秋詩嚮威圖有五精積德  
圖有八政紀其紀二有河洛麻數紀其紀十有五行日敘紀其  
紀五有八政紀其紀二有河洛麻數紀其紀十有五行日敘紀其  
敘紀有星辰失敘紀有歲時失敘紀有輝占紀  
有雨暘燠寒風徵異紀其紀五凡二十有八紀

明義終卷序

古哲云遐師心則始微言無章亦靡所屆維此聖人爰擇芻蕘  
理當息喧言清霧銷繹彼經文既踰十載雖有前緒未豁厥昧  
泛之流之舟之方之乃知古人亦有未詳譬彼耕耘往而反始  
一畝百反乃知其理皇皇者極是歛威福帝訓丁寗皆思其復  
九疇既終爰申帝訓福與德偕言為道貫非曰五中即為福極  
終念父母以作爾辟堯舜所傳禮樂始興惟和惟修蕭韶乃成

仲尼祖述肇脩絜矩實配九疇以式下土上下四方居然圖書  
建極用中周流六虛猗與盛哉禹箕之言亦三千年誰承厥流  
誰開厥先非逢聖人一何以傳是為明義終卷洪勝曰卷終又  
有七圖繫其後  
其圖蓋起于虞廷有九功圖九官圖九成圖而後以平格陰騭  
圖終焉即所謂絜矩用極圖也蓋言聖人作事必本諸圖書禮  
樂刑政皆從此起六府取於河圖三事取於洛書禮成於五而  
樂成於九至於九而天神地祇人鬼之精意皆著矣故曰堯舜  
所傳禮樂始興惟和惟修簫韶乃成仲尼祖述肇脩絜矩實  
配九疇以式下土上下四方居然圖書建極用中周流六虛

### 坊記集傳序

洪思曰坊記蓋聖人以禮立坊之書為春秋義例所從  
出子在講筵乃為太子講讀作是傳自隱公元年春王  
正月至成公十有四年秋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  
齊凡四百六事使相屬比繫坊記三十章後以明春秋  
之大義

臣聞之記曰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以舊坊  
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棄之者必

有亂患亂患之坊莫大於春秋聖人本春以立禮本王以立刑  
本天以立命命以坊欲刑以坊淫禮以坊德三坊立而亂患息  
亂患息而後禮樂可舉也易之立坊始於天地以天地而正父  
子以父子而正君臣以君臣而正夫婦詩始於夫婦春秋始於  
兄弟三始雖殊其以坊德坊淫坊欲則一也左氏以春秋之亂  
魯始於羽父終於三桓晉始於曲沃終於六卿故於鄭伯克段  
之章首明其義以為寵祿不過都城有制為立坊之要領因而  
推於桓莊文宣之間外釁所從入內慝所從出歸重於別微明  
嫌為立坊之要歸坊記因之以端源於禮制鄣流於淫欲先之  
以敬讓衷之以孝悌終始於富而不驕貴而不淫以為君臣父  
子夫婦昆弟朋友之所由正雖其所脩引不過楚越之王晉弒  
君吳孟子三事洪思曰楚越之王晉弒君吳孟子今浦本作楚  
喪晉亂吳子非曰楚越之王者蓋第五章也子

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偁楚越之王喪禮君不偁天大夫不偁君恐民之惑也曰晉弒君者蓋第二十有二章也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效喪不偁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弒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曰吳孟子者蓋第二十有七章也子云娶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卒而於以定君臣辨大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而於以定君臣辨大夏正妃耦春秋千七百餘事其大指盡於此矣蓋當時夫子既作春秋諸子莫讚一辭退而窺其意義不過以扶綱出條明堯舜之道闡文武之憲其大者在於喪葬婚娶其細者至於車服飲食登降揖讓皆示之以節受之以制是天地所以生成萬物之義也春秋以生成萬物為天地之大禮禮失而流於刑刑窮而反於命故先別其條貫以坊之而春秋之義例亦從是以起宋淳化至道間嘗以坊表二記頒賜廷臣今禮學備在學宮而習者相沿為曲臺遺言無復知為春秋義例之所從出者故復

畧舉大意使相屬比引伸觸類後有以究其指歸焉臣黃道周

謹纂輯上言

表記集傳序

洪思曰表記蓋聖人以仁立表之書為春秋義例所從出子在講筵乃為太子講讀作是傳自隱公元年春王正月至定公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凡三百三十有六事使相屬比繫表記三十有六章後以明春秋之大義

臣觀古者窺測天地日月皆先立表以別陰陽觀其晷景長短以御高深遠近揆昏旦之中以占星物敬授民時皆於表焉取之表正則景正表邪則景邪體存於表而用在於制天地日月吐其光景以顯道相示羸絀一寸則差數千里故表之為政猶君之有身天之有極不可不審也子曰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君子以仁立表以義制之度其

長短大小近取之一身遠取之百世不責報於天下而天下之  
子孫黎民陰受其利若暑極之利用寒寒極之利用暑也表記  
四十三章皆以仁立表以義制之其大指以天地日月辨君臣  
之位式尊親之序持之以敬量之以恕使人邇不敢褻遠不敢  
怨幽以告於鬼神明以告於朋友庶民小子而禮樂文質皆備  
於是矣春秋之義不盡於表記而表記之義盡於春秋其立仁  
制義體敬量恕不敢褻瀆鬼神以受顯示於日月天地則其意  
一也坊記主於禮讓歸別於男女以明忠孝之化始於閨門猶  
易之有下經表記主於仁義歸餘於卜筮以明文質之原達於  
天德猶易之有上經凡聖門所記夫子之言論自齊論二十篇  
而外未有明著於此者也坊記舊分三十四章今約從三十表  
記四十三章今約從三十有六合六十六章以發明春秋大義

蓋其當時親見行事筆之於書則其前後相印彼此互發亦其  
道貫則然臣非敢有所傳會牽合也臣黃道周謹纂輯上言

### 孝紀序

洪思曰蓋盧墓孝子詔安蔡柳谿之所作也孝紀成其  
友林忠簡為刻之漳上而柳谿必欲得黃子一言時黃  
子方以論楊嗣昌陳新甲奪情廷杖歸乃對之揮涕勉  
為之序甚矣黃子之似鄒忠介也羅近谿作孝經疏成  
必欲得忠介一言時忠介方以論張居正奪情被杖歸  
乃對之流涕謂近谿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今吾足已毀矣雖然吾有不毀者存亦勉為之序

蔡端卿有道之士也所著孝紀十有六卷問序於不肖十載矣  
未有以應之不肖誠自忖少慙文彊臯魚惴惴焉奉先人  
遺體常恐不克自保或展轉溝壑或付鉞鑕鼎鑊為先隴羞及  
一二知己之所恨歎是以臨文嗟悼抱經潛然不敢以餐飯茹  
痛之言溷告於斗極之下頃年以來遂更隕越垂翼之矢游於

股腹曾子有言士有傷其體膚疔癰不滅鉞於肌骨君不爲臣  
士不爲友死別於兆域之外生不與於宴祭嗚呼此道豈復不  
肖今日之所敢言乎王休徵劉長盛皆以至德聞於閭里地爲  
湧鱗天爲發發浦中刻粟及一旦國家多難黜引身改適二  
姓竊精敵廷連姻尸主然而格士尙談貞夫不以爲恥者謂其  
內行篤而藏身固也卽甚不然猶以忠孝不偕代其回護以爲  
口實嗚呼精義至命茂德通性士君子誠得閉戶而觀中和擇  
地以拾醇懿言行滿世過咎不生雖覆五鼎以就樵蘇汰三桎  
以芘藜藿亦豈有所不慊於此哉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  
犯上者鮮矣言夫國子盡言處父好直之有所不盡也陸象山  
論學以孩提愛敬可廢六經雖有激揚已進之論其大指不失  
於立身終始明堂享帝之說不肖比方爲孝經大傳以至德要

道本十八章其大戴所存曾子十篇曲臺所記天子至士庶人  
之禮三百八十餘則皆附爲傳常恨鹵莽不足以窺測淵微扶  
承聖化有感於端卿之言歎禪救之已遲服膺之不懋也乃復  
揮涕識於簡端言念前賢若其有知應使汗青載吾鼎簡矣

### 春秋鄭氏傳序

洪思曰爲蒲中鄭答伯作也時走數  
百里來問業先以是經義例爲請

鄭答伯以詩書之餘爲春秋別傳於公穀董胡之外別有討論  
乃畧廣源瀾引其條貫雖於四家之說未能曠然越其遺軌而  
於世儒滅裂破碎之說已薙厥繁文歸於宏領矣凡有春秋雖  
有述稽博引之言不如本經先後各自連類輸墨攻守互相詆  
譏不過字義之間牽株及葉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華夷之間  
智者無所施其鉤繩闇者無所費其燈燭也近世達人詆訶胡



氏然而康侯出於四家之後錯綜衆論裁於伊川卓然自異不可磨滅惟復仇之議爲中原張目過於激昂朋黨之論爲權奸溷聲未能自脫至於用兵正變之說猶有縱橫血戰之餘若其引禮批繩抉根解節采公穀之緒聞尊左董之正識疏而能通質而不陋何可少也學者去康侯之三瑕起元凱之衆例雖不親承麟紱領其微言於游夏悶默逆傳受經之意亦駸駸乎未遠矣吾莆來彥有鄭牧仲許不毀皆邃於經史有遺世獨立著論不朽之思答伯歸謀於二兄有所以埏埴康侯章闡左氏者僕將從而問業焉若夫時俗所沿三家之說使僕執筆辟咄僕病未能也

陳宣公五經涉錄序

陳宣公道器宏深所涉錄經史咸有誤結能因博以造微由微而詣實又專力於洙泗之言自胡陳朱蔡而上商田伏歐而下皆有以破其髣髴申其禴結杜牧有言若使仲尼復生與賈鄭諸賢相與日夕不能使游夏坐擠其位今宣公當游夏時揅簡濡策商田諸子亦不能與之後先也先年己巳亦晤宣公於漳中於時五經猶未卒業去之十餘年吾學日墜宣公日昇昔杜伯山愛東海衛宏及至雒陽謂鄭興曰林今得鄭君諧矣使衛君得林且當有以益之及宏見伯山果闔然稱服伯山乃以漆簡尙書傳於衛宏今宣公之所益我者多矣反博以歸約約十以宗一由識得貫克華復實僕與宣公蓋從事焉而未逮也

何司農榮召序

今上御極旣十有七年明習中外之故洞破常格以馭俊乂其大要謂兵賦之治決有別才欲坐進劉晏陳恕於由求之上以

謂使仲尼處末流值敵寇交訐兵食雙絀決無持孤信以縣四海之理於是咨疇岳牧僉謂臣何楷可憶臣周嘗於上前誤呼元子名作卿解翻上正容曰楷卽數字眾於是知上注意元子過題柱書屏遠矣元子初爲司農丞所節核佐大農者甚夥及改爲給事中值朝家大故眾所縮舌不道者率自元子昌言之諸貴戚柄臣聞何公袖中有所屬艸咸凜凜自危也天子亦不憚爲去柄臣戒諸貴戚無犯何給事中卽諸綸扉所代王言隻字紕褻一批之天子居閒謂諸言官能重國體不辱王命者必何楷也元子旣以周累離掖垣左右國郵日以愆邦否日以觸宵旰深意諸廷臣無復踰何楷者卽諸廷臣亦自顧以爲不如也先是二年邊圉孔棘大司農俯屋歎桑孔之能亞於管蕭天子以爲不然是當使兵部與戶部駢爲合體其時始宦倪元

璐慈谿馮元颺皆負世望稱相知先後庀兩部天下喁喁謂是兩公者合憲共慮兵無溢額餉不縮節居圍上下或可爲也而豫楚已潰關宣又棄兩公亦不得以伊呂之器駕於劉陳於是將舉鹽車大行之任齊頓於元子之肩背以周所見鄴仙鴻寶與元子則皆所謂備道德綜經術之人也通達四周敏機審括則馮公爲勝正誼明道以不致君爲恥則倪公庶焉而元子淡然見患不避榮貴不喜隨效稱試以不徑不竇爲事方元子輟瑣闥將補外時持白扇騎款段拜客街中了不以得失爲意曰吾戶部郎也何都垣之有眾咸謂有大臣之量云今天子虛席而召元子度元子必有所佐天子出於劉晏陳恕而上者劉晏正簿書必用臺閣士人曰必毋使胥人與出納之務陳恕治鹽鐵不以簿上中書曰財用充盈徒開天子侈心得不至告匱足

矣今四海俱告匱也臺閣士人又不盡會史之倫能得三五年無兵使劉陳理其瑣節又有鄴侯杜佑寇準王曾之流宣其宏目或漸次可爲耳必如桑孔裴程析秋毫以破丘山收眉睫以枯腸胃奴僕之開陌除蚍蜉之守權酷則固元子之所不談亦今天子之所必不用者也元子行矣元子能使法必伸於貴近必不使法絀於獷帥驕鈐能使道不屈於綸扉必不使道絀於遐方鄙屋李德裕王旦中人耳值悍帥叛孽干請之時徐折一言朝家省費率數百萬平地流錢者豈必盡積金高斗賦幣成丘哉行矣爲天下持傾之道決在平虛不在盈滿爲世家支虞之術決在去貝而尊才不在左才而治貝也僕老且病被明主重恩無可報明王者謬悠之言託在不討唯元子含頤出而擇焉

義倉志序

張福永曰子立浦中里社義倉之法蓋參平糶兼賑卹行之不盡晦翁

朱晦翁在崇安時值歲祲浦城又有警里閭譁甚晦翁乃從郡倅借米六百石貸之民間約歲冬歛償取十二之息於是百姓欣然襁負相續比其後七八年間社倉之儲三千餘石晦翁初召對便申其說孝宗爲頒其法行於天下然至理宗不三十年間弊甚矣催索徵息之害逾於國服雖黃直卿亦以爲不得不變蓋貸粟於民責十二之息蠲子於儉歲而責報於豐年一豐不償兩儉則十子不報一母宜其窮也魏元履嘗嘲晦翁舍常平之遺法踵荆舒之陋習晦翁以謂歛不徵息其源必枯積陳待饑紅朽難食彼此互譏要於時事土俗各有攸宜膠柱之絃難爲風雨也崇建而上其俗皆稼穡發斂可稽築場之入倍於

麥秋取十二之息似不爲厲興泉而下民繁土稀仰給嶺海稱  
貸之法不可復施粹值荒政唯有平糶一路而談者又謂糶平  
則商艘不集價湧則廣粟駢歸若是則以極昂之價與極低之  
民爭命也凡爲納溝請命者不急於下戶而急於中民下戶力  
食不逮則艱鮮自給苟支朝夕中民窘於升斗皮面自護青黃  
之際七日不給輾轉已矣富家居積與豪取相比視穀價靜躁  
以爲憂樂其所損不過錙銖而嘗足以護中人數十家之命今  
試爲一法無貸粟取息之煩又無勸助施舍之苦莫若叅義倉  
之法以行平糶之實使士紳向義者先捐所入酌其中價以爲  
穀母值穀價翔湧涸鮒羣呼之日乃以平價出糶每視翔湧之  
價捐其十一以爲中人取升斗者晨夕之需以爲富室操重輕  
者渙藏之唱俟其價平然後還母於倉取羨於子使富家藏倉

於不涸貧民解急於須臾是則可爲也士君子居平議限田均  
田博濟之業若是平糶之策卑卑易效者耳諸不論發儲盜藏  
之說但如緩急嗷嗷米戶持長短半畧不發粟賢有司卽操朱  
繩赤棒繫治之不得也恃吾徒釜庾仁人之餘以補助造化之  
所不逮暫之無魏元履紅腐陳積之嫌久之無朱仲晦捧息取  
償之害雖奇贏子母君子不談而謙之稱物平施節之議制數  
度亦古裁成輔相者所有事也談者又謂煩囂之民稍見積粟  
踰時未賑必有指困揭木之事然吾鄉小民皆倚手力艱鮮自  
給以義題之必不以不義攘之自古饑民未有揭木以指常平  
廣惠二倉者且是固爲一二子弟多賴收貯也吾鄉又號善稻  
之國青黃之交懸命一綫者不過十數日米價翔湧不能兩三  
倍酌於其間損時價之一二則見德不貲所保中人滋多卽以

子母計之取子以給勞獨之生留母以存社倉之本初無儉歲  
虧母之虞亦無富戶捐資之累也朱元晦初借米時亦以冬歛  
寄於民間及於原米還郡時只以簿上太守而已十年之後子  
息既繁乃卽以息穀爲建立倉廩之費今卽未立社倉可先卽  
其家所願輸之本以某家散發如數爲限度時價之中裁青黃  
之際爲平糶三五日而止至於四方商艘及民間貴糶者皆可  
悉置不問夫子有言立達絲已取譬有方亦安能使河內俱受  
汲戇之符吳郡俱飽希文之粟乎

予再閱社倉七記崇安唱義者不過劉復劉得興二三家建昌  
南城則不過吳氏數人耳皆能爲里閭支持數十年不敗吾邑  
數萬家幸得與諸君子從事各有渙屯經綸之意卽申晦翁立  
社之義事半功倍無難也晦翁發義於開耀鄉不過千家之聚

故借米六百石足濟一方今以萬家之邑借六百石米猶之蹄  
涔也計今鄉斗比古量僅當十之八雖積二千石僅可得千六  
百石米無贍於兩關之內鄉民負一石粟走二三十里非有贏  
二三十錢不爲之比至又有給票待支出倉候門之苦則不如  
多費數錢移就商艘仰升合於米戶之爲便矣安得子貢爲司  
庾陳鮑爲斗級施散其間乎今擬給一票僅支五斗兩票合支  
一石票至卽給當日收繳非淳厚管事綱紀其事勢不能一一  
令王者稽察之也度此事必須用倉收儲得當然後以一二賢  
達董之今旣依開耀之法先寄本家俟子入稍贏乃爲版築之  
用則依價減糶原無子入後日值豐年以折色徵贏乃稍得餘  
錢於本色之外耳必以本色依母歸倉則是於原出之數反損  
十二更無以爲高廩之需也若減價廣糶意量極佳然事出權

宜無畫一之效或市義不出數家發心不過移時時過事移亦有勸相所不至者矣今定依時價每石減十分之一再減一之半以便於鄉遂負戴之苦擇一二勞耐賢達督察僕役盡蠲諸守候給散之習又廣勸諸同志聚腋抵璧必二千餘石三倍於開耀之數然後可濟一縣萬家不時之需及冬成徵歛卽以前糴之母取其贏數以爲蚨子或贏至十之二三則不出三冬而倉本倍起或有徵其原母自歸者聽之亦法外之意所不敢滯也當崇宣時行晦翁之法有司徵息幾與熙寧同弊嘉靖時吳給事世忠亦言法莫善於常平莫不善於義倉亦謂義倉取息常平不取息耳而常平以有司發粟守候拘苦徒爲衙蠹倉胥所飽無涓滴及於民間今先行勸糴後成賑卹以平糴之餘爲貯義之實上之可以釋常平之回下之可以增社倉之美使鼠

雀不生狐兔無窟雖行之百年無弊可也若夫潤澤之是在吾黨諸賢矣

### 陸宣公集序

洪思曰子爲庶常時作時崔魏始恣故爲深談延辭寶霍慮天下之礙發禁衛也

人已瘳乃索良醫國已瘳乃貴謀士蓋於今乃思陸公之言也陸公起書生談時政不數年而贊密勿使悍卒爲之下涕猜主爲之開誠雖其際會使然亦豈徒文章之力乎史稱其論諫十百篇皆本於仁義切當時炳於後世世之賢者至擬於伊呂之際雖已過然如其才亦可謂難矣方陸公時天下更造大勢已決藩鎮作而帑藏竭備禦之師無處不設意使今之賢者爲之亦不過開條例廣積貯秣馬厲兵以待四方之動如此而已而陸宣公方從播遷之餘談醇悶之事捨冗絀而舉大儲以謂散

則可以聚民見情可以得衆源本精誠以進三代之盛意使今  
之賢者聞其言亦以爲闕迂耳順而心吐之也然至於今天下  
無不知誦陸公之言者凡人智皆裕於事後而迫於事前故論  
多淆於事前而定於事後十家之市鬧而被盜掣其牛馬乃擊  
里鼓聚族子酒饁之費無有寘夜久而厭之亦以爲循禮義謹  
垣牖之可以重保也建中之初陸公方爲翰林馬燧討河北久  
不決乃請濟師朝廷問公以爲師不在衆久必變生徒勞輸輓  
而賊不可得不如委澤潞以抗山東還神策以固關內於時朝  
廷亦心迂其言旣而涇卒發難天下騷然世於是知有陸公也  
君子不幸而生於不得無言之時又不幸而使其言中則天下  
不得安無言之福君子亦不得有言之禍後世之人處於  
事外執鏡而測之其故炳如也然而君子之意盡見於言者則

亦鮮矣予攷陸公爲相在貞元之中年天子已脫於艱難威猛  
獸爪牙之喻思崇中尉握兵於內於時劉希暹白志貞則旣敗  
廢矣竇文場霍仙鳴討又且起陸公於此謂天下之禍不發於  
邊疆則必發於禁衛天子之意旣不擴而受公庭之言則必韞  
而入中人之詞特其意已蚤而言之太察故獨深雪其身絕交  
游卻餽問以一意於天子自邊將贈遺刀錐而上屑然不取因  
而推之以塞倖進之門閉傳奉之路以陰奪蒼蔚爲天子保其  
名器如賞散官卻邊餽及論元從功臣諸疏中其意可推也自  
陸公去而後廷齡用竇霍始恣淮蔡翩然而中官柄兵之禍遂  
與藩鎮俱底由斯而觀陸公之意見於言者則猶未盡也公之  
所盡言者內而治道外而邊計使天下消貪疑之端邊臣得捍  
禦之實情見於上民聚於下卽不罷護軍汰神策肘腋爪牙亦

未足爲難而惜當世無復能知之者予意今賢者亦猶未知之也卽不知但取其所論治道邊計五要九弊八利六失諸篇觀之宜不至於漫試以天下爲倖故復刻之與衆共繹焉

倪文正公集序

修其文而不足以明天下則不若蓬卷而處修其質而不媿於天下則不如椎髻而舂臯傅之爲文以視天下皆蓬卷而處夷施之爲質以視天下皆椎髻而舂信其言則涇舟之側無有譽髦有噲之田無有媚婦不信其言則狸斑與豹蔚爭坐隴廉與媿孟同宮是兩者說之無定者也亦有定說神農爲帝不能使五穀貴於金玉堯禹爲帝不能使疏糞尊於絺繡五穀貴於金玉疏糞尊於絺繡則土塊掬飯皆爲鼎烹人脯鬼血雜糅於道矣故三家之子不能爲金玉絺繡則必寶其糠覈鍼錐寶其糠

覈鍼錐以爲尊於金玉絺繡此亦恒情明主不誅必以爲用其道可以治天下可以鉛松不御金玉齊價是則大些明王之所惡也故仁義者精微之產也禮樂者奧博之致也奧博精微著於心貌而施於文章在生者之身猶是疏糞五穀也而少見者多怪多怪者重創明主亦因之以爲必屏圭璧蕩金錫而後可爲治於天下則是燧皇卻竈結繩復作也三家之子苟其才不至於作櫛智不至於窺盜見人金玉絺繡則斂手屏氣正容卻立退而視糠覈鍼錐雖無豔志亦有安色是石戶之農所引避於庭堅涓成務光所實心於莘野也必使英娥挾刃以伺夷光胥靡感圖以操版築則情慮不至古今絕類繇斯而談予見鴻寶則不復談文章亦不復談易豈不漫乎予之蓬卷而椎結固已久矣



姚文毅公集序

洪思曰蓋長洲姚希孟也所著書可百餘萬言情不盡其年尚多所未竟今此集所謂清悶閣集凡十有二種八十有九卷吁亦盛矣故黃子比之弇州大泌然黃子所以重文毅者非以文蓋以學與行也文毅孝子也居文母之喪廬墓金涇阡之旁極毀後於滅性仕則為人望所歸必欲為救時之學以自見與舅氏文肅公

天下之談治者有四曰剷華而就樸剷聲而就實剷壯而就柔剷獨而就同此四剷者經世之大慮也然必無當於治者何也華樸聲實各天之所生鶴素鸞青鳳笙鼉鼓非鐘律之所得度也由是而推摧松入葦其動不柔束鵠就雞其形獨必欲剷之以幾於治猶以鹿卷而望畫絺擊壤以賡韶夏其不格於神祇取畧於鳥獸亦已明矣嗚呼文章之治一盛一衰星漢之施

或朝或莫方嘉靖之初年議臣驚起文章之道散於曹僚王弇

州李歷下為之歸墟歷下不盡其年弇州躋於大臺雖豐儉殊

收而峨渤比茂迨萬厯之初年閣臣驚起文章之道復歸詞林

李大泌姚吳門洪思曰李本宦雅自號為為之歸墟吳門不盡

其年大泌躋於大臺先後數十載間軌軌相差而堂室一致嗚

呼此豈人之所能為哉子執筆晚不及事大泌雅交於吳門先

生見天下所為霞起雲蒸嶽舉海喻為天下文行宗表無有先

於吳門者矣先生撰述甚富裒緝多所未竟然自其中身所就

施於行事措於朝野者已百餘萬言自有詞翰以來經緯道德

包通元史鬱之以仁孝幽之以禮樂條榘可尋南雅不僭未有

如先生者也先生既以風教自任天下亦以是推之源瀾既廣

風濤滋生蜥蜴聚而電雹朝濟天吳噓而星斗欲覆理勢自然

又何怪乎夫慶譽之來利於艱虞而屯於亨泰于喁所應收於遠壑而散於隆墀陸敬輿奮筆播遷之際敷誠動主含忍數時及其雍容不能與裴寶爭一日之勝李伯紀踣足板蕩之間刺血籲天僅回一聽及其底定不能與彥善分一旦之安况無陸李之間關逢裴汪之晏晏而欲以琴瑟之雅排其傲篋笙鏞之音變其咻喚良已難矣而談者猶謂四劇未臻大慮不效爲是吾徒晉角就夷焚膏煎香之所自致嗚呼夫當軒文之時天老申圖於巢阿召保寫音於有卷申圖則備十簫之儀寫音則極啞喞之致豈必使鷓鴣改羽受教於乘鳧騶虞涵晞就謀於圈豕哉必若用晦之說明哲所收委蛇之篇尼爾間採此必生逢垂翼握粟自完或亦意在射墉乘機間獲未有值方申之時立承明之下而涅元託雌塗脂獻愿冀染指於鼎烹受飴含於衆

唾者也觀於先生安步措辭闕聲亮實既包舉以儀眾又範圍而立獨雖磬筦未鳴而宮商四發是以韓蒲州見之而有王佐之稱劉南昌因之而有人龍之歎何香山几几以遜齊年文湛持陶陶而要永夕咸謂天生斯人以扶泰運帝留良弼以固苞桑至其位不及於文何年不登於王李麟萎鳳傷天下共歎則亦命也必如平津曲學以阿時匡鼎優游而釀亂贛君謝能於文采子夏抱慙於同貫即使捐其名位以畀先生於先生所受於天者諒無益於鍼毫又奚增其繡繪哉故四劇之論必無當於經綸而十二集之傳信同遐於彝鼎也

### 張煙叔集序

洪思曰煙叔長於黃子者十歲初見黃子雖深折節未嘗北面時黃子方起海濱尙未爲諸生而煙叔與兄紹和已皆有當世盛名漳人比之二陸後亦暨悔其學而學焉在鄴山始以白首北面退就弟子之位一時皆驚

曰此河汾王孝逸姚江從吾道人然

予斤斤守經六十年矣自謂迂愚言無枝葉誓不執筆於文人

之前張紹和文章炳蔚言行清茂相知三十年風雨雞鳴懷抱

不舍霏雲羣玉百二十卷中未嘗一為之序洪思曰紹和有霏雲閣集六十卷羣

玉樓集六十卷晚隱萬石山不應公車益多所著書遺集亦數十卷但未有刻本海內無復知者今所刻百二十卷亂後亦少

傳王兪州李大必張汰沃集太繁重亦文人之一癡黃子所以愀然不樂為之序守曾氏之言以多華

少實粹掌自克即不能去雕反樸亦當臥寫澹寄見其嘯旨而

已奈何遂從此降階為之馳驅乎紹和垂歿以遺集授經叔曰

何可無黃生一言予在坐為位置六七百字竟不就緒黯然別

去嗚呼世有紹和必能諒予於文章之表雖起地下相視而笑

笑一作哭自非紹和則擁彗夾轂左右從之猶無所別識也經叔少

紹和一歲予少經叔十歲予與經叔兄弟交時未為諸生而經

叔兄弟深折節以為是當以德誼著於天下予今既老無所成

立紹和已歿而經叔幡首方與予尋先聖之微言考前賢之素

業澹汎夷猶於鄴山諸翁之下令紹和在必啞然發歎謂吾弟

薄機雲而爭游夏之位也嗟乎文質何殊鵠素鸞青義不相假

紹和而在不以經叔為晚癡可知矣經叔蚤歲嘗類子史奧乘

二十餘卷命予序之予默然遂為輟設今經叔集成又三十餘

卷不為之序世必有疑經叔之於予與予之於紹和者然經叔

之於文章嘯詠和暢韶令自然不以此滓其性命雖為之降階

馳驅可也

### 蔡端卿集序

洪思曰端卿廬墓孝子也名保禎詔安人隱於柳谿之上日以著書自娛其友林忠簡公為之刻孝紀一書有集數千卷不肯輕示人黃子高之

蔡端卿方今褐玉之彥情逾其貌文逾其名質之往哲桓君山之疏篤潘安仁之藻妙以昔當茲未之能過顧時未之尙也夫神鱗絕羽探者斯難必使人操繩度虬置鑑慕鴻上下冥冥以髮髯其羽距之間則見之者寡矣端卿遠海高丘闕日蕩胸至性所吐蔚爲文章包橐古今迴翔若游龍然端卿猶過自謙託不欲以文藻掩其至行故使世希見者而獨晦其迹於澹澹疎峙之間夫古諸文流屬筆頗就則必游宛出洛遨鄴乘京以耀諸市井自致價譽而端卿以爲不可也端卿既三十餘謝其尊人居廬墓側采蓼聞鳩肆其餘力益爲沈麗妙逸之言幽者當思嬉者當慕若此則可矣自昔以來工文薄行君家中郎孝德所至駟兔連木以爲撰著華實斐然猶不卒命以挂於士大夫之口則如端卿者甚哉其難也端卿與僕家相去不四千里相晤以來纔四五年僕於端卿神相近如一跬步每歲致書亦如一朝夕也而端卿獨於僕相望如數千里歲一致書如千百年者豈僕獨近而端卿意獨遠哉端卿似謂僕有他采欲摩蕩而就之然僕實多慙自謂與端卿如璣之與璧雖集百藻欲置璇行猶望序間宛然辟之而端卿猶欲然不自知其美貴彼所謂孔鸞之姿自顧則不妍照於水鏡則疑彼之姝此者也

郭正夫集序

漢人敦尙文章慎教令每一紙書未頒播必使諸文學奇麗者討艸然後乃下朱博武吏也其所傳教雖數行皆沈踔可觀黃霸以循良入拜聲名少損疑其文采不逮前人郭正夫讀書東觀以秀穎越其行輩及在儀曹綜理碎務與館伴語咸博奧條達爲外國之所傳誦又方韶年厲志聖賢之業俯視華僑相如

輩爲竈下隸人於時天子方貴吏事不以文采責公卿正夫亦  
慨然以爲華容青神修能所屈遠出長沙而上譬之騶虞不作  
圈蔚雖其性然亦有所不爲也正夫旣以學憲治建中士益好  
古繡補龍骨爛然比屋之下會漁梁盜起正夫手握兩印朝馳  
浦城暮獵其渠首而歸江右諸郡又方慌於風鶴藩府倉皇利  
用遷國正夫身佐撫軍提一旅西扼杉關七建之士用有底定  
嚮令正夫身坐石渠口嚼藕汁手弄柔翰卽日賦百韻詩批敕  
十數道其所成就豈可令華容青神見之哉卽使朱博在此勸  
令持歸俟聖明出亦嗒然未有以對也故如正夫者所謂備體  
用適於通變者也今世摧頽人才愈下文吏不武坐爲宵旰所  
輕誠得如正夫三五輩張維振綱天下廓然何必誦蒹葭而愁  
蒼霜乎

張凱甫集序

王子山李王孫張凱甫三人相友善也胥假爲樂寤而詰別各  
數百歲視所不足昵於帝子騷肆相續故世之霽化者莫三子  
若也子山謂王孫曰吾年二十東至泰山學於鮑先生鮑先生  
以吾似屈平夫天下之有漪瀾者其獨湘沅乎水淖以清蛟龍  
是生螭慶所從五色上翔夫吾將以是神王孫曰然以子之文  
齊人汨出鼯鼯蛇蛇故殊於常鱗雖然子長於詘伸摧隆起窪  
而短於鏤鏤斲物肖形吾少而學於王姊王姊以爲吾似子嶠  
吾將飄然呼雲耕龍以遨於天門凱甫曰噫子二人者皆過矣  
夫才者水洳之自然莫使之然命者火宿之次舍各有常舍而  
二子皆制之一以爲已造鑿有齒而爲之舌鑄有唇而自呼其  
名謂是相濟而死不相覲若孳之與薺且吾之與若若之與彼

皆夢也夢淵而爲之平夢天而爲之嶠與夫夢平而天之夢嶠而淵之彼已更舍而吾猶尋其主人翰鳴夏而噫嚶鳴冬而幽雖更百年其音不加柔今以子之蜿蜒易子之鏤鏤以而之卷婁易吾之榮腴而誰爲蛩蛩誰爲駟驢子山曰不然夫才各有所不盡道久而後并元愷淵騫焉知其科菖蒲之淵其流爲河吾不學平而與平爲親而不學嶠而與嶠爲鄰吾不學子子不學吾二人而臞腴相資豐約互均故吾之學視子則蚤子之學視吾則老也吾與王孫有十年之獲而子有十年之稻子則盡矣逆吾與王孫子得七十焉凱甫曰噫吾始以子爲先生也今子其後死也狸之首不以逆虎鬣之尾不以逆豹魑夔成行或蹠或踔八尺之臬以量日月千古不竭而吾與子又何盡爲雖然吾將安歸乎王孫曰已知之矣吾之似子晉不若子之似子

晉也凱甫曰然夫望而不可登者其體削也登而不可望者其才伏也采而淪淵者珠也氛而揚天者玉也君子之道望不眩其目陟不傷其足蹈淵而不悲戾天而不顛鳧短鵠修何春何秋吾幼而夢登乎崑崙長而游乎武夷之丘吾北望峨華南望疑羅皆無不似武夷者夫其嗟陔曲軸嶢峭岬徑大小不齊而要之幽雋達於性命如入五臟搜瘵其病夫是則已矣吾推之環瀛之洲崑陵之宮鎡壇麗譙無不如是者則亦且盡矣以爲我所自造則造物者先貌之我敢謂不可假命二子曰武爾爲湘沅夷爾爲天門吾因以濯足而呼其閨又安知而爲子山而爲王孫且夫才盡者不在大道并者不在久水石之殼而有珠綺膚寸合雲而雨千里孰能斂達巷氏之俎以奉有彭之祀哉於是子山王孫相視而笑故天下之爲霽化者莫三子若也或

告之藏史曰甚哉諧者之怪也王子山李王孫張凱甫三人者相去千歲矣或比而游之以爲時倫藏史曰噫子烏足以知之乎實沈臺駘之去晉鄭千歲矣而猶爲豎人以厲於公侯王子山李王孫皆有駭眾之才而天於英年傳薪馮靈必遇其人才盡道出而後迺畢至於凱甫近道矣道合而化才滿而息息而復歸於一子烏足以知之乎曰中郎昌黎庸知之乎曰是友也陋於知人心然則誰知之乎知子誦父王叔師張紹和或足以知之也

### 徐晉斌詩序

洪思曰梁山徐孝廉明彬常問業於榕壇然狂者也日以詩酒自放丙戌八月閩事潰不樂降敵憤而痛飲甫入山一夕大醉而沒遂存其志異哉

天下皆無詩也徐晉斌獨能爲詩何也詩有風有雅有正有變

有大有小有頌其大雅正變及頌皆王臣元夫遭時盛衰起而裁之藻士韻人不涉其藩不解其器望色而已國風小雅正變之間藻士韻人或有與焉而學問久疎意慮不遠勉黽酬對不本於性情艸靡流連終乖於禮義言無關係語備淫傷若此雖不作詩可也晉斌來京師數從予稱詩及予放歸俱修初服四年以來觀其眾作有國風之不淫而去其好色有小雅之不怒而去其怨誹讒辭引類抑志揚芬言者無咎而聞者足諷嗚呼如晉斌者始可與言詩也矣天下之稱詩者輿觀雜致半爲狹邪羣怨之林如連師訟鳥獸艸木數言可括爾雅之緒寂無聞焉雖復假衣藻火擅貴國工猶蒙崔盧以爲門第雖迫眞唐人吾無取焉耳

### 張觀察詩序

張九一與余居同里仕同年天下之稱交好骨肉者莫予與九一若也予束髮游梁山與戴伯子交鮫眈於蘇李范班之言四顧無外既見張九一獨湛深冲融招雕反素謂文章事功性命道術皆合同而契予始憬然還其初業故予之蚤要宿不自顛墜則九一之力也九一居浦東予僦舍從之相去數百步舍傍石岡可坐數十人危松七八株虬髯婆娑皆千年時物予每過九一必出壺飧潦倒歌詠相笑而去及登第同事博羅韓師子乘蹇驢僦舍十日不可得九一乃分子寓寓僅一曲室九一自移近煤竈置予正寢中予了不自知其乖誕蒼頭買紗帽歸予笑問龍場丞冠與安樂公帽分別何處九一但云受者自知不怪也予計天下之偁骨肉交好者獨予與九一耳九一既從卓異領南銓敷歷中外屬詠日多予時時廢歸每誦登樓去梯之言冀逍遙自放擊壤全生雖甕鼻穿槌無所不可而九一乃從嶺表寄其晤言興會所託雲蒸霞舉倍於曩時是予所投老終媿不逮也予觀古人神理所託鮮有能兼龔黃之四始之音崔蔡缺二康之蹟萬石以馬尾鳴恭漆園以龜泥自逸季膺適志於邁往子臺全真於鄙樸皆崇質者遺文豎幹者汰韻必以無累之器旁邕於修能入碎之才完芳於道苑亦獨吾九一耳今方岳多賢嶺表無事九一幸善飯與羣公敷化宣布德徽聲施無窮予得免於中道登印石弄梁雲時出諸編倚松灑然正不異曩時壺餐相招潦倒言歸也伯闇又云張觀察詩自鍾陵至嶺表乃益工良得江山之助信然則蒼梧陽朔奇岑甲天下九一異日詩當益奇予既倦偁詩但慮九一與予情事世無復知者故略舉其道誼相與之素如此



陸侍御諫艸序

洪思日子觀陸清源談王癸間事而泣楚  
豫既傾秦晉又潰羣小方張相呼於內

方神宗時天下無事爲侍御史攬轡行部察諸吏廉墨操白簡  
隨之以上報天子下安黎元不動聲色朝上夕可卽不得夕可  
油雲殷雷已先沛然畀之矣遇大節目言路正色以匡黼扆斗  
柄無以伸其能旁側無所食其意雖爲侍御史猶行宰相之事  
也今天下多故四方善敗當軸不能盡知而飛走之倫旁徑側  
出轉相考核視賄輕重以爲高下雖左雄周舉不得挺笏以論  
八州之務先是數年當軸頗厭言者欲以仗馬風示豸路用老  
臺長最緘默者立致綸扉以爲不鳴之雁與屈軼齊等意天下  
翕然從之而天下言者益不可止四海蝸蟻從是覃壘如今之  
時欲令繡衣從上前捉中官搏皂絛之輩付柱下豈復可得哉

皂絛之輩不可付於柱下而鳥聲獸音飛走相呼者益驕蹕不  
復可治故堯艸之屈伸爲虞廷之衰盛占國以言理身以舌不  
可易也漢時桀鷲如董卓段熲之倫猶不畏御史大夫而畏城  
門步兵校尉謂是甲仗攸屬乎亦猶是柱下惠文之務也勿論  
往時卽如邇者左楊二公舉趾樹頰閣中諸老咸仰之以爲動  
靜安所必宰相者皆坐綸扉闔綸扉乃辨宰相乎李愬不失色  
於蔡州而落膽於濶造張禹能使天子下拜而隕節於阿游士  
君子所匡扶弼直固不在名位也今楚豫已傾秦晉繼潰李德  
裕裴度之倫束手於上皇甫規張奐之倫裹足於下而談者猶  
以正先趣亂蕢責於斯高南容正言寬身於崔董豈不過哉古  
人有言夷魚難爲容容多福誠使天下無事擊壤隨嬉援琴以  
應蹠躑舞干而協簫管雖慙良起宜若可爲也必使四海鼎沸

兕虎爭鳴而欲守容容之福以排夷魚之難吾知其難矣今天子聖明於三代寡兩而綸扉諸賢猶以掉闔之說操縱言路餌之以鼎寶怖之以刀俎化之以水火調之以梅鹽若是精神以籌邊計審人才卽不得七八當一二遇之而卒汎汎無當者是聖天子之所感泣亦陸岫青侍御與不肖周之所以共恥也岫青按吾鄉甚有法其行誼文章在壬癸焚艸者周間竊覩之矣以待御而修宰相之業蓋亦將在於此也

張鯢淵燕喜帖序

崇禎十五六年張李諸寇躡於楚豫鳴鏑所至烏潰獸決巨藩名都聞聲隕落者不可勝數於是寇攘所在蝸沸七建僻在吳維無戎馬驛騷之苦其賦役不加重於江南而牙孽相煽鋌險嘶風遂多蕩心南安仙游之間嘯聚日繁浸不可治以聖天子知人善任鐘鼓効靈用我鯢淵張公秉鉞破斬大磨厲之乃克有定也旣而漳南羣盜復起梁良賴祿之徒磐踞深阻虔我人民戕我將領攻城圍邑馳驟於龍巖漳平永定平和之間烽煙所突西及汀贛崔鷹鍾亮葉祝方安之徒奔軼破櫛竊部署掠富施貧狐張豺搏逃血所濫南被潮廣咸眾稱萬數人擅一軍其餘睥睨擁竿剝者不可枚舉公以甲申三月移鎮漳州鄭將軍謂公曰兵法有攻堅俱堅攻瑕俱瑕者今梁賴崔鍾俱堅葉方俱瑕龍以數千之甲銜枚趨雲霄先取葉方廓清浦南之道然後迴戈西取梁賴南并崔鍾使上下援絕則枝蔓旣刊節日無礙矣公曰不然葉方豎子耳一裨將任之不足以煩大師將軍出雲霄葉方必西走蹙就梁賴梁賴勢合西攻汀贛則崔鍾氣得嶺外風鶴不可復收將軍不如西扼南靖斷梁賴之道出

別將取葉方使賊三部異致然後因而支解之鄭將軍受命卽  
日趨南靖鄭將軍旣趨南靖塞山城五峯諸口梁賴諸部皆不  
得反里舍別遣洪中軍出雲霄時方久雨葉方日偵師期云鄭  
將軍來則南走并於崔鍾他將軍至與商羊翱翔耳而鄭將軍  
已先遣施中軍西走間道出大埔普寧云將搗崔鍾陰遣人叅  
葉方使詣降自贖葉方相顧正趨起間諸部落已漸散去方安  
跳身就繫葉祝率數百眾將從崔鷹遂爲施將軍所得於是洪  
將軍亦出石梯嶺搜諸洞擒獲諸部首而浦南道清方鄭將軍  
出南靖時梁賴西去圍永定又進圍龍巖漳平焚掠橫甚鄭將  
軍欲西上角逐公曰不然虎失巢穴走田間捕豚獺非久歸阱  
耳西上架阻卽得梁賴無以制崔鍾猶逐豺而失狼也亡何諸  
賊黨苦野次失其巢穴不得越南靖私扶攜從小谿坂嶺游時  
時就鄭將軍請命鄭將軍亦佯寬之曰爾稔毒執不俱全能有  
所誅夷自効可耳於是賊亦少懈矣一日公召鄭將軍提耳曰  
聞梁賴漸有隙必使俱鬪吾收卞莊之功西南數節猶是耳智  
不決謀勇不決鬪無爲貴士矣鄭將軍曰師頓饜匱龍備知之  
然是漸隙鼓之必復合不如用其下使自斃箭單易折也旣而  
梁賴果隙梁良見勢紕暴死賴祿喜欲自拔足率數千人求見  
鄭將軍將軍顧部將當陣擒之俘馘數千諸大將以七宿著號  
者各反手就縛不數日崔鷹亦敗施將軍所俘馘稱是生得崔  
鷹卽所謂姜世英者也諸賊披猖亦八九閱月矣率獷悍習其  
土性以主待客曰大將軍貴重必不自來卽來吾三窟決網去  
耳張公以謀與眾以斷與已每告鄭將軍曰公爲三軍帥操縱  
在心吾爲天子臣進退維法相成無害吾兩人共知之不得曰

閩外之令有所不受也凡諸擒獲情正悉置藁街不得以効死請曰爾卽才當有所斬捕來吾不以生虎易死虎也或問公用賊報効之說古有之公獨屏不用何也公曰七建之賊與他處異他賊頑獷無機或迫於衣食逃死耳可以義激此間易衣食無故走險以是翔鷲此門不閉雖破斧斨無救也而公又慎密善將將方移鎮時業有疏寬身至漳中闔轅門數十日賊不知公何爲但云公不數日歸吾從大將軍左旋右抽也於是諸鷹兔咸就繚無逸者先後破除七建諸盜賊凡十百起皆近不踰旬朔遠不過歲時所用軍儲不過萬餘耳以視皇甫義真之於黃巾裴中立之於淮蔡可謂事半功倍矣古曰才難豈其然乎於是吾徒咸有歌頌爲引其端焉

駢枝別集自序

駢連也枝離也別一流之疑也其爲書駢連枝離源同派殊然不知其作於誰也聞之友人稱其人夙年著書數十萬言明天地之道帝王之義萬物變化之紀極博窮微世猶非之以爲今之人未可與語此也乃復卑貶其論紆曲其說取裁於晉魏之餘以自託乎瓌離之末其大要欲與世爲通而又恐人聽之易故比之以滑脂又澤之以藻米也然其持論不一往往自鑿是非多繆正反錯置今之人竟無得而稱焉

施忠介公初度序

吾觀民情而知王道之易也吾漳以南左海而右山胠壤不腴其民易動蹂足而驚視然率畏法嚴事尊上如躡小艸嗅之立起先是數年以輦轂之不宣逃聽有違諸獷子儻然舞於是聖天子亦灼知每宵旰致意守令適我使君四明施公來守吾漳

加意煦咻與百姓更始下車不數月諸獷子強半解去又一載而潢池肅然天吳之鬣比於游魚海內談者咸云鐘簾是靈嚮不值聖出波濤鱗鬣卒未有定是誠然顧當漢明章時天子亦聖明諸公卿亦綜覈急於吏治而潁川渤海之間長誦黃龔者何也天子治聲郡刺史治實壘簾之吹叶於廣樂令百姓不見壘簾日聆鈞天者耳熟而外猶之調刁矣施使君旣明敏洞達政要所僭舉皆朝試夕効又自以堂高未悉諸邊苦常單車周歷海澨枝桑岐麥所至種發海外帶佩亦以此盡解百姓見公來咸聚倪髦倚杖歌吹問無恙以爲快樂夫公與百姓亦各何私離屬之若此也周諺曰何知水深若本徑尋何知水肥若末如錐使君之於治本深矣古昔郡治問異政者則夾鹿遶鵲以爲奇祥夫是細族何知必若所云眾鳥之羨狐猛獸之伏駮各有操術以耀其神武則質成之誼衰王霸之道息是師曠所僭誣君子所不豔也君子秉道千乘而君之愷悌以爲澤不問以爲祿不殺不辜不行不義譽不勸毀不沮故其百姓環滙無狐駮之駭有鹿鵲之致故泂酌之詩作而清風之誦出今天下方治聖化淪洽下親其長民媚其上使君以吾漳一隅舒其左臂東振滄海通甌粵之道舒其右臂西振崇山塞汀贛之穴不動干戚使鎮帥解其蒼黃天子釋其南顧遠望狂濤徐風不驚卽扶十邑之老躋公湛觴坐進三代之上非遠矣就使桑土時慙陰雨間作吾猶得色笑泮林以懷飛鵑之音夫分蝗蛛境者豈必秉昇俱神負贄渡河者豈必斑文盡絕哉以使君之意必令天下熙然騶虞成羣同穗盈車然後進衿紳雅歌鹿鳴奏中和之樂則次公退而收聲王褒坐而輟頌矣嘗讀漢史見諸循吏

無甚偉績唯謝夷吾召對決事天子自設屏風觀其折獄頃刻  
百十事雷動甲拆至今天子爲之咋舌奇創無兩及見班孟堅  
所薦夷吾書上方周召下擬僑肸迺知鳴鶴之音達於九天不  
虛也僕旣闕迂學遜孟堅而使君才駕於夷吾安得一日從天  
子屏息廡廡之下觀使君奏事載彤管令兩吏徐舉之乎今正  
聖主之元年日至道長與使君覽揆相會諸生幸以吾言壽使  
君使君必知吾慙者不復爲諛也

浙試錄序

崇禎三年秋八月天下當舉賢書於時東疆且靖矣海外殘寇  
過滄溟者亦鳥翔不下天子方舞干羽令諸臣共矢文德而臣  
道周與兵科給事中臣某得將事浙中臣顧影惕然自念初春  
臣自七閩攜家渡胥江敵兵未退行人縛馬足不動臣對妻孥  
言吾已辭墓出山此七尺非復我有誠淹滯一日有如道路約  
四十日走都門折垂繫書陳其蛙志顧忸怩自止者再臣觀天  
下懦不文未有如臣者也臣爲書大要言殷高周宣不制勝無  
以中興聖天子明德照天下國家年祗於今始泰宜及此克詰  
撻伐躡其驕暮不俟六月可奏膚功臣度意無甚異人又談者  
猥多引於非分徒插筆取笑曾未幾時敵遞出關三輔廓清臣  
承乏遂及茲命臣於是宜辭者三臣自少爲文未澤於德長  
談仁義逢盛時無起衰之力而浙爲首藩天下之所瞻顧宜辭  
者一臣負土守樹先後六年芝兔不徵而蓬蒿日長匍匐覩堯  
舜意願已足不敢復梯榮宜辭者二臣旣攜家窮日夜趣輦轂  
見險不止無尺寸自効又持襍被南行爲隱子所嗤誠愧非望  
宜辭者三然方循牆爲書生誠有所不敢故臣觀天下懦不文

未有如臣者也臣蚤歲在海上海未識胥濤日在島中讀陸宣公書見其文寬詳洄互謂是安瀾猶有文人之意輒寘之去今三十年論其世復其書求一語之似不可得旣束帶及見先臣葉少師時稱湖學分署兩齋別兵農水利算數之務斷斷可行臣謂此場中不過是一段題目古人六藝服習終身令分別出途於曹郎中一簿吏手耳試在天下何所幹濟今士燥髮摸孔孟衣冠談笑無所不似逮其離經爲天子使回視兩家如未通姓卽欲程以世務不過取幾種要書割截諷誦大小數十條稱通達人矣天下事獨領見奇羣習之何所不套以聖賢語著令念誦白頭尙如此卽復摻藪舉孝弟力田亦與門廕納粟同科安得一藝上周孔之路然去今未幾年求一人曉兵農算數亦不可得臣於是歎知言知人之難也仲尼平居以六辭觀人傳爲

家法一日對魯公乃云辨言不足爲治子順對魏侯亦云知人甚難不如漸引之於禮夫自有虞以來敷納明試舍兩知無稱一旦對君上輒易前辭臣疑其必有所試今身自試士優洋之未知而勉勉學爲辨言憶在往歲蓬跣單衣出闈自誓謂如此不如蓬蓽旣冒昧拂拭又操是以課譽髦之士卽欲先敬敬而後觀心當於何日始乎臣始拜命出掖門遇諸同輩咸云浙中風尙近大異爾當何以砥之臣唯唯對何所用我砥人爲者每一先輩出典試與科臣俱相鄭重必云崇正體蒐眞才而山川所貢神明所致國家累澤所被前效儘如此矣昔人亦云韋布之士出言動君相繫於精神精神之動豈可學哉必執我見變行墨粹然而稱之反恐以是賈僞如臣意欲人皆法周孔敦尙仁義一往深造爲自得之言夫深造自得之言固督責剽襲之

所不至也士不談仁義既數十年如親父子老別不識頭面驟呼之真聲發其汗泚而已正恐汗泚而後此仁義相呼法周慕孔者又成套事宇宙如許大風尚所赴何在不波要如此心獨得之下雖隔一壁豈可告語志天下者不復知有鄉國志千古者不復知有天下今士望浙門不問何處便云于忠肅王文成且如忠肅文成所處變革功名之際使周孔爲之亦豈僅如是已乎人患不深造不能自得於千古上下徒仰面就人一日服官亦唯唯紙上問左右取進止其高者乃雜米鹽修一節貌澹泊以自覆其於聖門辨言知人之道則又未矣今天子聖明負出百世寤寐既三年未有物色出傅巖之下生平治精神不能元感而徒就行墨辨奇正別醇醜以邀一旦之遭亦何所貴讀書爲者士階級固無量周孔而下陸敬輿王伯安而上中間位置尙可十百人毋曰天目台蕩不避岱華也

### 冰天小艸自序

洪思曰凡二十有五篇子爲宮允在京師銷夏時所作時天下將亂王畿李贄之言滿天下世之治制舉義者不歸王則歸李歸王之言多幻歸李之言多蕩凡不則不潔之言皆形於文章子憂之謂謝焜曰爲王汝中李宏甫則亂天下無疑矣吾將救之以六經辛未四五月乃伏枕爲之皆自意向以自道其懷與世之爲制舉義者異倪文正公見之喜甚爲之論列示海內大江左右爲之一變士之以六經爲文章蓋自冰天小艸始也

仁義之教衰則文行之途塞文行之途塞則聖賢之言無以命的於天下古之君子本仁於身修義以及人然後布爲文辭其高者繫於清微其堅者以藥石天下其平易通曉使治忽善敗循之共白也其所未白者以勸人靜正反之墳典端居淵尋疑難迭折然後不逐於聲色嘲笑僮始料得之事故白者以白其道章其志未之白者以探其繫深其義故學問之道不廢也今



之君子爲利以考文爲文以飾行苟取習俗以誣聖賢以愚黔首以誑天子其稍有意義者選妙徵雋自命而已其平易通曉則里巷之所周譬揆於古今治忽善敗則蒙然未視見之而喜去之不思自是而學問之道可廢也夫苟有令捐聖賢塞道德則止猶是制也而顯棄其教以仁義爲迂褻高堅爲僻昧則閭巷白望者皆可臯比自命粉艷而耀先王之業即使天子一旦顧盼詢治忽之故善敗之紀亦將囁咿舉所熟習耳蓋聊且以對則是聖賢所教人仁義文行爲權利貿易者逋藪也且無論聖賢旒冕在上但使其妻子童之見是良人者脫冠帶弛竈下其情態言說具僮妯之所料得而出巍冠坐高堂衡量天下無敢難者退而私怪此其方法豈可使兒孫復習之乎故天子而修聖賢之治則必通聖賢之志通聖賢之志而後有得於治忽善敗若白不白之理而後其公卿大人有所別譽以爲典禮上不失先王之教下不失髦士之所履視故進而可以相習退而可相道語也予老矣少寡疑難長而無所進自以誦述皆里巷僮妯之所共白然猶以是費其言說將還之童穉以考初業使後之爲聖賢者有以相質而定其白黑故復伏枕爲之前後得二十五篇皆崇禎四年辛未夏五月

### 馮母貞孝序

洪思曰爲馮冲之母陳作冲蓋慈谿二馮之弟也馮留仙元颺人稱大馮君馮鄰仙元颺人稱小馮君皆有至行與黃子善

延叔堅達人也謂仁生於孝猶條華之於根柢故自漢而下多言先孝後仁者况在婦人景響之賞或值不娛獨且奉人之祀撫孤宣親則節生於孝孝又難於節明矣慈谿馮冲侗儻善讀

書本其淵泉出陳孺人孺人既蚤單元冲甫四歲柏舟沈苦俱  
勿問顧爲季婦從娣妯事太恭人四顧敦貴獨熒熒以孝聞其  
外內無間何也馮冲嘗著書言明興以來事功節誼皆駕古人  
文章一途獨爲不逮如馮冲意當謂文章難於節業如僕所云  
孝難於節也抑當謂節業生於文章如叔堅所云仁生於孝者  
乎士君子之有文章猶婦人之有酒掃練饌生而有事長爲家  
秉其氣志中治婉婉之容達於心面感多燕譽琴瑟掩其機杼  
至貧賤乃纂組自食最下啣嗷則中婦提筐而去之由是大小  
皆有以自寶太姒之葛敬姜之織與諸女兒營蒹麻泉精麤殊  
習經緯一也使文章不及古人則無爲復談節業矣以余所見  
通顯貴人皆具神意善文章大不幸久於沃土熬白刺肥塞其  
天穿爲媚好易金幣揚揚道路則老死無采耳慧少年稍任筆

墨告以古作者十年一賦三年一艸則傲挺不爲也夫豈其源

泉與波瀾遂合哉勿論遠事馮甄甫生於高門洪思曰留仙字爾賡一字甄甫

太僕若愚之子舉進士仕至天津巡撫有聲與弟鄴仙相友愛身主家鄴仙一無所與一針一縷必取諸上嫂父兄宗

黨皆恂恂取貫纓紱甄甫獨矯首馳驟以王濟阮咸不爲所劣  
馮冲繼之又復高寄控送典墳有布衣雄世之思所爲倚撫利  
病蹈躒應陳浸及孔楊又焉在不逮古人乎且是數者不領其  
本皆遠於道率大軼軻乃有以自見一尺之券百口與易窮士  
成文鬼反其唇大家富媪坐高牀使頤耳聞秀威罷組練聞人  
道節孝泣然不敢吐一語者足不若屬屬不若足天下無道則  
道在中饋是陳孺人所以卻迹謝其宗客也今馮冲謂節業可  
以及古文章獨不逮者謂宣文周官詘於竇氏之尙書憲英明  
識下於叔姬之智乎以馮冲意謂天下之勳誼易建文心難盡

羣世豪顯所羸馬做車筮手春足與古人爭道者曾不能發筮  
楮之色與彪炳之皮則亦已細將使絳灌籠首以謝誼捐蘭尚  
鋤心而降景宋則彼所為爛斑焜耀躡躑坎坎者愈下矣曾參  
曰九鼎在列猶有慙色唐諺云鹿脩熊白與落俱食夫使馮冲  
羅四海之鱗七九雲之翼剖髓鳳麟擇雋而進之猶或可值也  
必使游夏盥手淵騫捧筆日從膝下書躑躅之戲以為絃樂則  
恐垂老未之有遇為其求之不遠取之甚邇恃源以合古之善  
建兼至者則馮甄甫已抱書籒筆立於杓斗之間何必仲尼曾  
參哉同籍馮爾安與子至交洪思曰鄴仙字爾安與黃子同年  
成進士仕至兵部尚書事兄留仙  
以至悌聞兄死哭踊臥於地不復歸宿內七  
日而歿兄柩前素以兄事黃子交好如同生善文章其於仲氏  
則又兄弟也敢因而問之並以質之太孺人為是陳言擇雋不  
前耳

### 盧母節孝序

洪思曰是母也為張太守女為盧司徒婦少小通詩書  
終身集於蓼有司何但以孝節聞朝廷何但以孝節旌  
黃子疑其未盡也蓋知母之有五德焉曰孝曰義曰節  
曰儉然後以慈領之是古之所謂慈衛也因為解老以  
贈母云

老子曰天救慈衛何謂也國食於其母家食於其母高閭之門  
內無慈良其實不穰故夫天下極豐百榮憤張衡宰不慈擣臂  
自雄瘐狗相伺其轄必亡家道將理厥有士女以奴以續以為  
徽主故為慈以救孝孝以救義救孝則天下歸德救義則天下  
歸制為慈以救節節以救儉救節則天下歸信救儉則天下歸  
利焉故禮以衛貞財以衛清至衛歸慈乃與天鄰天道之所尙  
慈者以為露雷風雨皆出於地地皆不任而獨自以為牝鞠鞠  
然使生者得以養死者得以葬如此而已易曰先迷後得無成

有終救迷而衛終不樂以人名而名之於天故曰含章以余所  
觀盧母張孺人天衛之矣所謂天衛之者孺人之嬪於盧甫可  
逾載祖德不殄而孺人有子蓼荼叢集垂四十年內有喪祭之  
揀外有睥睨之釁天救盧氏則必以慈衛孺人天衛孺人則孺  
人始得以慈衛盧氏故盧氏之有孺人所謂天救孺人之撫有  
盧氏所謂慈衛也子產者鄭國之相也而國稱之曰母夫豈以  
子產無烈火之燄竹書之券也乎爲人臣子心創而著其忠孝  
爲婦女心創而獲其節義各以救人則不獲自救以衛人則不  
獲自衛所獲其救之衛之者天也孺人之爲閭相有十載之姑  
十五載之翁二十載之兇孽戾宗以孝則牖下之奠莫之敢尸  
以義則日夕之慝莫敢作以節則自甘而安以儉則不過乎物  
是非一慈也而謂慈領之者猶夫墳衍嶽瀆不別於地而地包

舉之譬於國僑則慈道含四矣故持人國家不明慈衛之義者  
以救國則無以衛其家以救家則無以衛其身孺人之翁司徒

公洪思曰司徒公名維禎浦中仁厚長者也黃子未爲諸生時  
常爲騷公與林深州先好之時家銅海往來浦中必主盧氏  
合知盧母之有五德也方爲銓郎時江陵初柄國用威楚東濕海內旣濡

首不自終制海內章奏道孝義者率格不下司徒公當時心非  
之也今海內又明法上下逡逡以文貌相羈然小有劇賊煙勢  
力劫士大夫則士大夫俛首汚面從之當宁不得已廉諸海內  
孝義之行用彰瘴風示之則是天下士大夫卒自救瞑眩藉是  
笄鬢者以爲發藥也堂內則甚慈用筐篋盛其喜怒諸姊授管  
籥投地鏘然則櫛櫨有剉疽之痛安在嚴家之無格虜乎士大  
夫固自嚴以當宁視之則猶孺子也姚安太守張先生曰吾女  
幼而通詩書識道理遇大事有擔當不爲浮議所動天下固多

男子識道理通詩書值大事委擔相視道逢備奴談禍福吉凶  
目矐然不知所謀遇金炭重輕崩角攀昂者不可勝數此其故  
豈可僅操篳拔作之乎天下無事不講救衛之術驟有事又不  
得志操婦人觀紱而前則是使雄貌雌聲者相謾為笑也故謂  
天下失德救以孝天下無制救以義天下寡信救以節天下失  
利救以儉四者未得吾慈不失以張孺人之慈立於甦臲四顧  
之際抽緒如綫以至於衣被方幅使天下賢俊長者望其尤子  
如吉光威鳳冀為儕輩恐不可得以是而衛天下猶搔竈上繡  
井而舉之也巾櫛而有國僑則是在斯矣於是八月曲周路直  
指述諸風誦以孺人之行達宸聽既有命遠邇翕然姚安諸昆  
從謂余實知之余謂是天下之慈衛也故因為解老而又舉之  
以當頌於此

魏太君七十四序

張福永曰蓋魏中嚴之母中嚴在諫垣敢言常抗疏諫  
內探論王璠救胡御史頗有直聲得調官侍養歸三年  
里中諸生為之乞言壽其母於是其友黃茂先仲英  
王伊人鑿洪尊光榜謝光彝焜皆有詩請子為之序

聚百順不足以事其親從一順無以事其君嘗聞之乎有正色  
者無柔氣有直言者寡怡聲以色與親不以與其君以言事主  
不以危其身嘗聞之乎吾聞之魏中嚴先生先生從東觀為給  
事中於時天下方平敵人適退縉紳脫璠禍初觀雲日先生欣  
然迎太夫人就養邸中居一年旁藁復作諸臣談虎色戒於市  
先生屢抗疏批大卻不導乃于焉以太夫人歸自京師夫先  
生所得此者殊難也先生之意豈不以音以言與主則不得以  
色與親以順與親則又不得以順與君將以其親正告於君使  
世之為君者知天下人子事其君不樂有過盡之言又以其親

微告其友使世之爲臣者知天下人臣事其親必無所不盡之  
事故先生所爲此者殊難也中貴人了然無所自致動語天子  
謂諸臣私其親違其君天子則甚洞然謂是情理何可強也夫  
使諸臣盡力亦不過如所事其親而止污其身足以尊其親則  
爲之污其身不足以尊其親則亦不爲也且爲親者養有子危  
苦干出比及成且老矣爲樂甚少百惟恐不順之爲君者養有  
臣若藝瓜華爲樂方多事事順之則天下無復臣子者雖甚順  
臣亦宜有所不可也方先生抗疏論內操時太夫人方來京師  
正七十候命十數日不下同輩心懾以爲是且撼北堂之樹先  
生顧雍容垂魚自若及最後抗疏論王璫救胡侍御北牙大譁  
諸無賴者伺於江渚先生方召賈爲太夫人飾冠珮敞設庭中  
命諸生宣綸徽與太夫人跪起不異曩時卽天子亦心知先生

許侍養歸不罪也諸無賴者卒中劍無所攫去自非先生至行  
格於神明則爲太夫人福力所持無疑矣人臣聚精神不足以  
動其主乃藉母夫人福力所持其心甚慙然先生固益然有以  
自信計今歸又三年太夫人七十有四矣豹闈之間日以變瑣  
闈之言日以少而太夫人之齒日以兒步日以康視諸顯貴人  
持祿翱翔乞休假不得相輒者所得孰多耶先生亦微爲所親  
言吾以太夫人歸有所得者四無所失者五蓋先生素友恭伯  
兄亦且老歲時荆鬯得聚庭下一也引孫曹誦詩遠北堂得聞  
鄉音二也得從鄉社讀約訓子弟三也上貽天子之仁四也且  
當虎冠時省封駁不爲避難不見諸碌碌者不爲倨誦伐檀不  
作看邸報不驚移牀遠客無患此九者皆栖遲都下者之所無  
有而先生緒收之故自先生今日以始持杯舉進太夫人蓋百

歲有九百歲之積也太夫人亦云天子真聖明吾從親黨醜酒擊鮮集姻婭言語甚便爲牀几蹋發度膚適體諸新脆從海中來分餉戚里極多不似碣石菜市時天子不聖明不俾我有此鄉里貴高貲重顯爵天下皆然然自數年以來恍於瑞禍野老聞京官輒搖首卽使此時饑戎亦底退四方亦底定尋常簪筆從戶庭接殘客交關文書月季堆金還屋租眾勸先生宜爲之乎又舍此卽令帷幄急智邊圉急才當宁拊髀要二重臣屈志共事仗兩鉞冀一當之福眾抑勸先生爲之乎先生度皆不爲則從先生紆三年弄卿寺印如搏黍不可飽老耳先生初爲庶吉士三年二十四考再第一始爲給事中二十疏再批鱗邇不測乃得侍養天下君子負才識應昌期勞苦得此者鮮鮮矣以其勞苦駢集於此而後鍾豫於太夫人太夫人之取此若挹行

潦也余數諸先輩從東觀入青瑣抗節大用者不可勝記儀封王浚川以論廖鵬去不二十年至少保金華潘竹澗以裁汪鈺去不三十年爲大司空會稽陶南川以論八俊去最晚亦四十年至大司馬王潘熒熒不及太夫人南川得及太夫人然其擢劉顛撲備極辛楚士君子肩負天下進不避難退不干澤如三君子後福不足多覬然受二人遺體率不幸當三君子時垂魚拖紳曾參所非也不肖周偃仰敝屣何足談先生行喬嶽爲一世葦棟幸逢聖明睠顧聿新又值太夫人強飯含飴遶階堂有白華之詩房有右招之歌側耳四海誦名無窮卽擊鼓吹笙椎牛烹羔集梓里娛太夫人遣下士尙羊誦黃生之言豈爲過哉於是親朋蓋多有忭舞稱天子萬年太夫人亦萬年者余因不揣忘其荒廢輒爲之序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是之謂歟

解伊人奏績序

吾聞之趙文子之行也服義而敦往孝乎親而友乎兄隨武子之行也臧其身不遺其友量君而不忘其親蘧伯玉之行也汲汲乎以善存亡自設於隳括之中銅鞮伯華之行也多聞而難誕湛爲人之淵泉此四君子者吾求之不得其倫也以吾所親見者解伊人使君使君稟於興門以文章夙奮其昆仲皆珪炎巖序大華小嵩言鏘而行尊伊人顧挹然若初勝衣聆其言論繹其風旨修聲卻色冲悟而繹於道義夫有趙范之素脩羊蘧之業善酌不盈以視夫傅丹粉弄柔翰厲色桂中擣然批繩者猶鳳卵之與蜺丸耳豈可絜其員方哉方伊人筮仕爲建陽理官洞達利病每每出屏鑑於簿書之表居一年而四鄰誦神焉又一年而四鄰誦仁焉夫其誦神者能吏可爲也而其誦仁者

非能吏可爲也伊人固常言吾北堂幸良視視諸子讞斷以爲餐飯檠戟銓瑣無珩瑀之音則魚佩爲之動色吾是以以是理者初學之也夫今其學之玉色銀手絕惡起敬者已六七年於此矣聖天子加意吏治動稱久任度無所施於鷹擊鷙舉者而間一試之使君使君受之怡如也而又加煦焉以爲是猶之介丘者或禪或觀無所加土則致其風雨而已故爲君子者爲政非難問學而知道之難知道則無所得失無所得失故專志於民社以召美去惡鮮所負責於君親兄友之間今具冠紱握筆喫墨自以爲知大體起衰振弊者彌望也而水旱寇攘率置之以爲是城隍壇壝之事天子洞其原本謂治須得人人須實行將後文藝而先行已屢見申命矣當事者猶且爭之以爲水旱寇攘生於世之不肯碌鹿爲文章者而使君坐舉主不調夫賈



生慙詆時政絳灌不遷咎於吳公長卿好奇自汙文翁不見繩  
於法吏今使君之治狀已重達於宸聽而徐生之文行未見譏  
於有道卽復雍容緩步紆聲而取卿相於使君何間焉而使君  
顧以是益著其卓犖璋行益以勤當宁之間其敦尚宏實益有  
以信來彥而起後之學者故曰使君知道者也知道者不作於  
志不變於物不以世之殿最以爲臧否今先生大人治陰陽毗  
中外無銷弭之略匡攘之具獨進而與士子爭其行墨以爲是  
柔脆者相茹奉也令其家亦有長者大人右執匕箸問爾所以  
行誼進者幾人矣筆楮殺者幾人矣是令其親長爲之不御也  
天下方有道虎豹之采盡於文章熊豕填膺者不得不以力自  
懋如必改鸞音以爲鷹趾振玉戚以爲舛矛非獨使君有所不  
能卽造化以爲未可也使君旣練習八郡之事視八郡溟渤如

覆杯掌一日乘鱗艘從泉海出銅山銅山去建陽波濤脩阻可  
二千里使君出一葉凌厲其間陽侯爲之開道天吳爲之兌喙  
予昨見心驚謂若是人豈復知天下有平陂之數寵辱之考者  
乎當道卒以明於海上阨塞寇攘動靜一舉而收粵海之勳再  
舉而殲滔天之桀則是皆使君之以也豎儒披卷見一難字如  
蠶婦遇蠲見一句須注者以爲是鞆譯所遺驟加一官收民詞  
不洞四顧問胥卒雌啞矣何況見賊又舍衽席從魚龍渡乎問  
大人先生卽舉阨塞士卒姓名敵人情實隱伏奧窔此諒非尋  
行墨白望者之所能知也平津侯老益狡獪發邊難十不得一  
董江都書極無當諸祈禳事雖內庭猶時時用之今天子責問  
大臣邊計動靜常以戶牖平津默然正體者則國家何賴焉天  
下治亂文武互用武不避險文不避奇才士擁車鬼神爲推嚮

令使君無徐生之累不四五載拜銓瑣拱揖以去見諸吏胥遞  
白囊書號押知外有何事卽大不濟稱詞林讀書街東擬議問  
難顧影相笑如負櫺具豈復知有滄瀛之外興波如山鬪艦如  
鷗手擎天吳之鬢唾伏陽侯之頭者乎鐘鼓幸有靈天下幸樂  
治庭鳳之孽止聲於彭蠡惠潮之寇滅景於番禺伯兄吹鏡歌  
中澤之詩仲氏肄鐘進昇平之曲雖伯父母聞之受祉九京又  
可知也昔第五伯魚初入都勸當寧以積賢爲務李絳入對亦  
以去苛細收人心爲要今使君奏最亦且行矣明主必復問所  
以啓泰持傾者使君毋亦申明主之言先行已而後文藝使天  
下敦古敦往之士舍其帖括以茂實相茲勉也已受民社乃相  
其劇易視剛柔之轡循轍而差等之毋使拙者守餽釘市其迂  
疎巧者據彈繩弄其文墨卽復不然宜令逸才異等之彥自爲

聲格超乘而上當夫馬班在御不輟衛竇之勳伏董橫經未弛  
袁鼂之策彼夫雕蟲炙輶者猶不相礙也而况於躬聖賢之言  
脩孝弟之務苞英凝質跂足於王明感元於道側者乎鼎趾卽  
未傾戎莽卽尙伏聖賢豪杰卽未遽出決無有天下嗤嗤釋文  
墨而談弓刀略行誼而課訓詁之理今輦上貴人削簡生風灑  
研興霧取博奧之士澡身馬肆與天子分其燕及不過一繭紙  
辦事耳而相視倏倏如負萬鈞之弩欲令如使君下絃堂操瓢  
舟凌不測之江誰當助其張帆者乎且以行墨尺幅齟髮受習  
覆方寸紙輒不自辨而欲令其從三軍之麾察韓白之色從九  
塞之表識祖泉之道此亦烏稷所共疑馬蟻所同難矣予與吏  
部公同籍十四載未有尺素之交幸與開府公從長安馬上相  
值今旣荒遐忽從島外與使君促膝談當世之務豈成連鍾期

所謂廓落移情者乎予素知徐生因爲徐生識數言於此如以  
當躋公之稱頌臺萊之章則僕野人也又何敢知焉洪思曰時  
適逢伊人  
初度故徐生來乞言爲壽子方遯荒島  
中感念時事不覺興懷因走筆與之

### 洪尊光易洪圖孝經洪圖序

尊光之家多著書其所講問故最爲多榕壇百二十人唯尊光  
一人講問至三十則余心避之每與余談易孝經娓娓焉極夜  
不能休歸至家輒呼兒作洪圖贊易象廣孝經動數萬言皆爲  
余所著書而余不及知也吾黨以爲異今阿士文章在天下哭  
國時乃艤舟過鄴山雨後登浮鐘濯纓江上每有浩歌如聞松  
風耳時且高秋尊光媵余將入都舟中望武夷山始得見阿士  
所爲洪圖天人之際使人如親見董江都所談易孝經詩禮春  
秋與日月出入天下治忽王者終始可七八百圖深爲起余精  
奧在日非復古人之所能到嗚呼吾起於海濱自爲易象正孝  
經大傳以來天下高賢未有能明是說洞達如洪圖者今世事  
如此一至都門睠念江東已成河漢又何能復事巖阿日坐芙  
蓉峽下盡見洪圖夢寐諸翁聊用興歎耳

### 紀南書史勺序

紀南書負才甚高出語妙天下其所著史勺論核古昔上下三  
千年疑難正反盡之矣古今論史之言幾數百家其最著者柳  
子厚呂東萊蘇子瞻胡明仲子厚肆而曲東萊腴而膚子瞻疎  
而直明仲詳而碎南書所作猶是四家而辨博醇雅不爲詭激  
之論觀其所論董江都王茂宏溫太真寇平仲諸賢各有意乎  
正直忠厚之裁也所由來去世之持鋒剡騁驟縱橫者遠矣老  
泉喜權變習短長之言卒爲和仲厲箕如南書所云與石青並

樹龍門無疑也

王文成公集序

洪思曰黃子學善朱子素不喜文成良知之說者一日在榕壇作平和文成碑謂文成獨於文字散落之餘豁然神悟今其學被於天下高者嗣於鶯湖卑者溷於鹿苑天下爭辯又四五十年矣然於文成所以得此未之或知也門人因問文成良知之說著於海內今謂其所以得此未之或知者何也黃子曰文成自說從踐履來世儒皆說從妙悟來所以差耳明烈皇八年施忠介公邦曜來守漳乃出是集請黃子而折中焉

有聖人之才者未必當聖人之任當聖人之任者未必成聖人之功伊尹歿而知覺之任衰逃清者入和逃和者入愿至於愿而荒矣周公救之以才仲尼救之以學其時猶未有佛老禪悟之事辭章訓詁之習推愿致濶實易為功而二聖人者竭力為之或與鳥獸爭勝於一時或與亂賊明辟於百世其為之若是其難也明興有王文成者出文成出而明絕學排俗說平亂賊

驅鳥獸大者歲月小者頃刻筆致手脫天地廓然若仁者之無敵自伊尹以來乘昌運奏顯績未有盛於文成者也孟軻崎嶇戰國之間祖述周孔旁及夷惠至於伊尹祇誦其言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變學為覺實從此始而元聖之稱亦當世爛焉仲尼獨且退然讓不敢居一則曰先覺者是賢乎再則曰我非生而知之也夫使仲尼以覺知自任轍弊途窮亦不能輟絃歌躡赤舄以成納溝之務必不得已自附於斯文仰託於後死曰吾之志事在斯而已今其文章俱在性道已著刪定大業無所復施雖以孟軻之才不過推明其說稍為宣暢豈復發揮裨益其下則天下古今著述之故槩可知也孟軻而後可二千年有陸文安文安原本孟子別白義利震悚一時其立教以

易簡覺悟為主亦有耕莘遺意 當其時南宗盛行單傳直授

遍於巖谷當世所藉意非為此也善哉施四明先生思曰施忠介四明人

海內稱為四明先生之言曰天下病虛救之以實天下病實救之以虛晦

翁當五季之後禪喜繁興豪傑皆溺於異說故宗程氏之學窮

居敬以使人知所持循文成當宋人之後辭章訓詁汨沒人心

雖賢者猶安於帖括故明陸氏之學易簡覺悟以使人知所返

本雖然晦翁學孔才不及孔以止於程故其文章經濟亦不能

踰程以至於孔文成學孟才與孟等而進於伊故其德業事功

皆近於伊而進於孟洪思曰黃子之學大則周孔小則伊孟亦不盡宗考亭往在浙江講堂時與諸生復

談易象詩書春秋禮樂新故異同之致不能不與元晦牴牾黃子曰然而元晦醇粹矣由子靜之言可省諸探索之苦其弊也

易由僕之言靜觀微悟可以開物成務其弊也支由元晦之言高者不造頂無歸深者不眩匪驚墜由其道百世無弊則必元

晦也故世謂文夫自孔顏授受至宋明道之間主臣明聖人才

輩生蓋二千年矣又五百年而文成始出陸文安不值其時雖

修伊尹之志負孟氏之學而樹建邕然無復足稱今讀四明先

生所為集要三部反覆於理學經濟文章之際喟然興歎於伊

孟朱陸相距之遠也子曰才難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 姚太公八十一序

洪思曰甲申四月子在墓下姚永言太僕萬里來乞言壽其親有書至石養時闖賊已入京師踰月矣漳上猶

未見報自子歸墓下每潛然謂門人曰熊楊必以撫款誤天下國家矣故乞言書至因憶永言亦曾有寇不可

撫敵不可款之談今不幸言而中乃為發此浩歎獎永言也

方永言在詞林時予未得從永言游也及永言在兵垣予起田

間稍與定交時遼西未盡棄義州尙在馮鄴仙洪思曰馮元與

予稱相知不數往來楊武陵洪思曰楊嗣昌武陵人為樞密始議義州為

敵人舊市當畀還之鄴仙亦執不可予間謂鄴仙曰姚永言今

之後傑君蓋從永言謀乎鄴仙從永言謀永言曰 人馬市能  
幾時廣順關爲土蠻舊道後徙陽和何 市之有今棄義必復  
棄錦棄錦必復棄松欲使關外皆棄則三協必自爲邊異日三  
晉有事兩翼不張吾安能以掖垣之舌遍謝天下予心韙之也  
予間語鄴仙崔烈議棄涼州傅燮引樊噲事欲廷斬之今寧錦  
關繫十倍西涼而大家依阿爲武陵所阱行敗矣永言又云敵  
不可款寇不可撫衡其輕重撫寇之禍又甚於款敵何者敵款  
如 寇撫如豺豺狼以守門戶此不可朝夕

也今纔數年而永言之言皆驗去歲敵破八城亡何而  
關門屹然嚮當戊己之前節縮新餉治關門兵不以數百萬  
委於豢虎今 如縛筴雞安所稱引而取契丹西夏之例

平獻賊再撫再縱以來豫楚秦晉鞠爲蛇囿今卽割宇內盡爲  
節度加平章銜使自戰守別爲畛域猶不可治而往人欲以誦  
經脩齋坐高閣寫知生帖使自破滅是草野老人所卜其合日  
也永言離掖垣今纔幾年而天下岸谷一遂至此永言陶陶奉  
太封翁含飴日夕種桑樹果釣鯉弋鴻以畢色養之務是古者  
皇甫嵩傳燮之倫所知之而不可求求之而不可得者也予間  
聞姚太公學甚博制行甚高身爲孝廉不應州郡當知已柄國  
時遂決意不仕間語永言曰吾見 肅皇帝末年時四海亦多  
事然方日中豐蔀無憂又當萬秭五十年張趯所謂火中也知  
不違生義不違親吾何以策兒曹者及永言登第入翰林出領  
兵垣太公常悒悒不樂永言用屢疏拂衣歸父子怡然舉席邗  
溝之上行道觀者謂太公僅一子永言鮮兄弟雖聖主不奪膝  
下之歡而太公所告永言永言所奉太公者人皆未之或知也

太公今年八十有一永言今四十餘矣廣陵玉樹豈必劣於蓬池之鱸向令永言卽直爲樞密加號龍圖趨走庭前其眉鬚笑語亦無所加資於今日而值一羽書一烽火稍照畫屏索赫蹠名槭不可得不知永言何以告太公卽赫蹠可得盧兒強笑入中皇皇疑作書問天下居圍何似知永言亦無以進其蒼觥太公幸強飯飯時引牧叟之言模濤聲爲樂世事佳惡不關兒輩雖有膂力不得以穹蒼輟杖履之奉是周輩所萬里佐其撫掌也

同游祖帳詩序

甲申九月予以講舍落成集於鄴山同游諸彦二百有餘人自朔日至於重九上下白榆迷雨黃巖諸洞裴徊十許日乃感皎駒空谷之章誦登高臨遠之句黯然欲別倦矣興懷况烟霧之泥人屬秋梧之惠我月食四斛未盡瓶中日諷九歌猶驚水滴

李固都亭之歎况在目前康伯避徵之情敦彼車下又况岸谷暫移雲雷交始卜盤桓者无咎將壯趾以安歸香餌弱弓能無墜烏竹頭木屑豈盡高人祖劉慷慨失足於鮮卑管邴從容遺模於雲鵠若天將平治必有名世之英使海可褰裳不藉巖梁之駕諸友乃纏綿祖帳踟躕芻靈欲令鐘鼓發節於爰鷓駘壁先光於乘馬尚云慎旃不已過乎於時遠訊適自日邊念此遐心齊於嚼蠟李仲元之留連讌好豈盡鄉情黃叔度之暫往京師猶之問樂或可載其獲薪諒亦通於漑釜唱子和女喜起之寄雲松合性移情絃徽之分竦島雖非助我寧不嗣音人賦八章語皆五字

壽祁母

夫劉薦割鮮湛母佐中興之業修枕廣被姜生哀績學之勲當

晉室鼎沸大真絕裾之日而士行以八翼保其令名及熹平徵車揚黃應聘之會而姜肱以覆被全其姱節兩賢出處秉於壺師古今之茂烈也若夫竹頭木屑不必與八翼爭馳安步當車不必令雲臺掩面翱翔蘭桂之房弭節機絲之下達人逸士誦其光儀元鶴霜鐘宣其和響雖五鼎九翟不以鳴豐茅鷄樂鮓不以著儉又何羨於廓清之業堅臥之風乎

偶書壽陶齋軒

齋爲谷王亦曰元牝持滿能平處暢事忍嬰兒氣專抱馭不騁書言勤細詩稱無競約其大義亦猶淑慎老氏用之以爲喬引將舌誨牙視往顧影今陶翁又用之以齊於松彭去其驕吝

黃漳浦集卷二十一

序

武試錄序

天啟二年中外懲去西諸小腆蠢蠢不靜天用以震悚我臣鄰俾自矜厲也自王春至於今九月徵財益急翹關跳盪蹶張之士薦募日至蠶旗矛弧幾爲妄男子哆口可博生計不得不一意於武科於是上俞司馬請廣額三十合郡國所舉旣簡騎射乃問方畧命庶子臣某偕給事中臣某等往臣方執經講幄自惟辭義淺薄無以動上聽是懼更何能爲役且昔年兩典鄉闈祇以佔俾舊業豈其越而問韜鈴也不勝惴惴旬日得士如額以獻臣念天下何詎無材筋骨志行譬之漂石久則益見自多事以來旣數載矣天子思猛士重事權日者廷遣大師賜劍



幣雨弗爲阻所以磨礪之意甚厚卽如河西之屼赫然逮重臣下詔獄顧緩諸將卒不時株治以陰養士蓄其奮贖之氣今又秋深潦平木落敵人傷飽不能渡寧右而謀者倚關跨竈而搔至勤天子輔臣舍帷幄而宿塞下嗚呼向數十年左書右射追韓逐白者今皆安在哉臣觀春秋而降兵農旣分絃誦介冑之途不能復合每一艸昧闕虎諸羣必皆椎魯彊實不辨行字今諸文人舍筆橐仰手開弓不盈尺而止諸韎韋君子顧兼授毛錐九變無礙者是何其多通材也夫人非聖賢而樂其體兼則必多濫焉者矣駁馬之類駁不可數以冒虎也臣計今師力之臣旣有諸世職紈袴弄印竈下又有薦募翹關跳盪蹶張之途益之諸士歲百數十將使仲尼射御呂望韜略錯趾而前事亦可集矣今顧如此者是使盾之與鑑其面不可以相照也臣揣

士一繫右籍上與列爵爭道下不欲爲薦募者所笑顧所數數藉口者不過三事曰韜下於文臣轡視於主帥櫜分於奧吏然此三者難託也生具男子左袂右劍旣一日動天子拊髀之思又碌碌與眾同弊佩桃啗稻則已矣無爲貴膽決矣且自秦漢以來起匹夫一旦飛食者孫田韓彭衛霍數公而已其餘率百戰而後懋功非盡追走一朝壇奉之也人苦不自見如自見者豈必持錐離囊而立乎馬燧張萬福皆爲諸生去學劍不售馳驅數十年終爲王公貴極矣不以徐得節鉞挫掀揭之具他如渾李出於戎部狄岳拔於行伍當其奮身失足之時豈能如今日縮取鎗劍雍容而圖之乎今射高墉俛獲之後卽橫金銀如田單攻莒時是魯連之所重譏也往者數十年東西無事士策名後或空籍無所自試故要奧之吏得舞牒索之今怒稍白皆

大者專城小者擁百騎采焰怵於龍馬彼執刀筆持簿橫睨者何爲乎天子又方旻勅諸臣鋤鏟宿橐司馬大夫拱手而望多士諸君子卽欲自開引以爲避地無庸也臣觀今材武卽極弊顧所以羅致之途亦備至必且一之於世爵及諸椎魯彊實之徒則有所漏其勢不得不及天下致命遂志之士雖生具之亦有所激均不在手貌鈍敏之際也三家莧乘而忽爲丈夫衛子昭告而化其婦子彼豈有神力焉朝與而暮需之哉亦固爲恥發也今疆場之爲恥積者多矣臣能與諸士分恥不能與諸士分勇又寧爲諸士分勇不能與諸士分恥也直接令甲加脊焉而已九變所藏行墨之間卽口誦聖賢者臣無由知之何由取楯鼻之音一一焉吹律而測之也臣於選法不能有更亦加脊焉則已矣

詩一房制義序

予壬戌初登第座師覓房稿予謝無有也繆告諸同志今天下省此著一心獨運烏黔鵠素虎炳豹蔚還其自然而天下可治座師以爲不可乃勉搦管作七義應之今又十六年而予自覓房稿無復繆告似予者予乃喟然嘆謂予之陋也天下之治不治不在於文章人才真僞不繫於看房稿不看房稿諸士讀誦孟學庸諸經或二十年或三四年及其開口無一語似者而獨怪房稿涎瀋能靈甚矣予之陋也凡秀才看房稿有二義一以識天下賢豪精氣相取卓犖之士三載晤言如隔半壁一以知天下風會變遷所在思爲裁量如以己意處海上方舍是二者泛泛看房稿不如誦孝經於以滅賊猶易爲功也余少不看房稿中年始看房稿畢竟帶些子房稿意今房中能文之士蓋

亦有不看房稿者或時看之亦不可知大約如麻子循行耳決不敢以白吉黑凶黃平碧毒取分天下惟約天下三年看房稿七年看經史六十年看學庸語孟如此七十壽於天地花時春秋生韻自見邴根矩曰學問之道志高者通之醪醇糟粕存乎其子始以不刻房稿而天下可治今又以天下治不治不在房稿而復尊其意義寶其精神刻之看之如不可已者甚矣余之陋也

凡人學問處處要從心性中出勿從口耳邊來從口耳邊來者如聽街談聞歡說苦冷齒搏胸枉自啼笑從心性中出者如向戰場拔父救兄如在異鄉遇妻憐子此處看不分明切勿讀書也每見朋友端杯清問初寒溫時金聲玉色正眼相看有三分聖賢纔過數次尋其語言事事是從口耳邊過以此二三十年

都是口耳生活便有七分優孟耳周公是聖人父子兄弟皆王侯官家看他伐木之詩說乾餱失德棠棣之詩說原隰哀求又說到鸛鳴婦歎瓜苦蒸薪如此心性豈是口耳邊來今作文章人打扮推敲十分好看何曾有箇意思如戰場中拔父救兄如異鄉中遇妻憐子如此雖千百篇不過啼笑街談假如轉面字字問心卽此百三十五篇何曾有一字不是性力所生心汗泡過吾生平不作口耳生活今日不忍受人口耳供養祇要大家做事都如秀才進場屋時何堅不摧何敵不破移向聖賢千古上下亦無聖賢也今日刊房稿不是本懷論其本懷卽刊千篇不了聖賢二分事且如此卷首篇止至善末篇踐形如何可踐至善如何止得兩句看不分明終身拿筆子不得如何更說百篇千篇看分明時卽此兩篇說得三分已做得七分事業也

張中賁一日過問戰場中拔父救兄異鄉裡遇妻憐子此意是  
如何何詩近之僕云兄試舉似中賁云何有何無黽勉求之此  
是戰場中拔父救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此是異鄉裡遇妻憐  
子僕云此猶是悲歡上事七情三心如何便得精進中賁又云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此是戰場中拔父救兄心乎愛矣還不謂  
矣此是異鄉裡遇妻憐子僕又云此又在坐臥邊七心三情如  
何直到巔際中賁云如何僕云此中大抵無坐臥處如有坐臥  
處夫子晚年應無憂樂也中賁良久便云子羽脩脩子尾嚙嚙  
子唯音曉曉此是戰場中拔父救兄未堪家多難子又集于蓼  
此又是異鄉裡遇妻憐子僕云聖賢立身祇是此意若無此意  
聖賢亦不須生孩子做文章心攢口乾喫多少板子直到老來  
仰視元蒼依舊是此孩子切莫道莫遠具邇並坐鼓簧也中賁

云然則如何是踐形如何是止至善僕云此中亦無坐臥心力  
盡時性地自見小鳥空中亦自踐形蝸牛盆中亦自止善詩云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此便是踐形風雨膠膠鷄鳴喈喈此便是  
止至善中賁云然則如何得親切明白僕云舉看北極纖毫不  
動中夜搔肚子百倍分明

### 林眾茹先生六十一壽序

胥廷之時其民蓋千歲倉於羲農損百者八九此何故聖人出  
而多作多作則多創日月攝於智慧精華食於憂樂故爲網罟  
弓矢書契三者不作以三百歲與百姓有餘矣網罟作而王離  
離生耄嗟弓矢作而王睽睽生鬼車書契作而王夫夫生莫戎  
莫戎作而網罟弓矢合還此三者不作則取三百歲於聖人若  
寄耳馬新息東漢之健者也乘下澤車不自克終顧盼土室坐

抱勢已轅固伏生西漢之脆者也以仕不至公卿無重泄狗曲  
之辨率百九十喃喃噉乳如嬰兒故夫屈平賈誼崔駰盛孝章  
此四子者皆不可教也君子之道集於無何乘於龍蛇不違其  
親不懟其君內無編謫之嫌外無婞直之尤附之簪紱如膠蟬  
翼去之千駟如振蟬蛻故直餌跪膝則網罟可以不結也螫蟲  
與處則弓矢可以不剡也抱甕而出鏤木而入則代繩無藝矣  
夫古之聖人皆不欺我也胥廷而上燧巢而下彼諸聖人乃獨  
欺我者乎仲尼曰述而不作竊比老彭老彭猶人也令其中身  
追輪逐蹄抱喘而哦詩書以視仲尼魯衛耳其不至八百年無  
疑自壬戌距今幾十三年吾鄉同輩爲進士者去其大半蓋亦  
有不值網罟弓矢書契而去者矣然觀其樹頭結腳鉢肝鏤胸  
雖坐畫堂携鮮車舉白刺吧口曠不言亦皆有網罟弓矢書契

之意取丹草覆之不能一反之義農之前絲是而觀喬松引年  
反於胥庭則唯吾林眾茹耳眾茹既遂初益自遠蕭然卻掃謝  
利害是非膚理益潔白鬚髮益鬢踵息益深言吐益香柔令眾  
茹及今猶爲吏部郎手持誓章告古將軍一不見諒畫地對簿  
卽大福成小九卿騎馬曝背值塵起吹垢黏眉鬚溷若掌鞭安  
能日搖扇驅蠅以爲清通乎予少時見宋史稱蘇雲卿南安翁  
皆鏹采自蔽至不樂以名色告閭里心甚高之然已邈有水氣  
似巢許時恐不獲上古之壽今眾茹託於盛時出有仲長樂志  
之篇入有由房招翽之樂門生在門農夫在疇嘯歌之餘間翻  
遺書俯揮素絃仰弄明月鳥動於上魚定於下四傍人聲絕撓  
擗者轉泡搔癢無一不堪以余視之又安知藐姑神翁其初少  
年不嘗簪筆從雲鳥而參華要之務者乎眾茹今歲正六十正

月攬揆陳孺人誕期又相近俗所謂木公戴勝者也嶺東諸親友走五百里以召予言予又爲之莊言曰夫林先生者則可以壽矣先生之處已也格處人也裕外情正澹內性正塾令遭時吾豫取卿相拾芥耳然如巨源多通慮爲物黜不堅執於道德今而後得與天游揚子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冥鴻不篡則網罟弓矢書契皆可束之坐燎胥廷之上以爲喬松何所不可也

余邑侯初度奏最序

聞之羊舌氏曰爲政必有明譽之長慈惠之師慈惠之與明譽不相讎也然而相麗若金之於木詩人之頌其君師必曰樂只曰豈弟豈媿於明譽樂媿於慈惠此兩者祺壽之所從出也古今稱循良壽考鼎貴者必稱二康子康以情禮淑敝民恥乘力爲華貌悶默自將其爲劾使道不拾遺蝗避治界仲康衍衍以德勝力以道去殺聲名著於子康夫猶是中葉也何並朱博之能長公懃君之力亦勒於口碑垂於衡麓而二康懇懇如此者亦有所澹而不爲也漢宣帝起民間習知利病又承武昭之治吏樂驚繫貴髦摘顧獨喜黃霸龔遂之爲人謂舍是無以共治天下者卽次公身爲宰相守舊度無所改史氏卑訾其功名次公固自信以爲吾是不詭於法無損於道今天子矢文治幾三百年士循其業農守其畔非有箕弁之士搖舌而爭瓜黍之談亦非有春傭連袂沈眎而議灰市之是非獨是輦上君子不深意於守令守令亦沿習泄泄不甚以蒼生爲命錢刀爲最考鑽鑿據高座遂使桀鷲視效飛撻以要上賞蠹賊蝸蟾因之表裏挾持爲市天下自是多事也今有循良之長率烈祖之諭本六

事遵舊章與百姓慮終始確然以仁義爲必可行行必有効無  
雕飾文緣躐取華要之意三年五年而賓之卿丞於是公相於  
是雖百代不敗可也然而不能者士艷於勲名上又以是艷之  
若執若月其道靡滅故以華要而冀上治猶以喬松而責淫酒  
也今海內多事十沸四五而閩越上下以僻遠獨完臨漳又以  
最遠最靖夫豈無桀鷲之民挺鹿而走鶩亦豈無一二子弟厭  
絃誦而思決拾棄耒耜而競刀錐亦猶是斥鹵也安得白鵠隄  
陂之利逐肥射膏以膠其心唯是風氣鄙樸拳勇之稗下於良  
秀艱食鮮食者安任負不知橐駝介馬以爲何物又幸有明答  
慈惠之君日進而煦噢之以六諭爲必可行詩書爲必有用仁  
義寡效之必不可改故自是靖也臨漳區區自僕通籍以來五  
更令長矣剗刀執釜不一器華留象耳不一跡然皆中頓未宏

厥倉以上帝之遲齊川嶽之積負至於我余侯印浦乃光余侯  
之治則猶是二康之治也方侯之始下車吳楚方曩挾邪教誘  
頑瞋成市成聚者被於海內因是以煽桀民摘富子躐爲旼火  
不可嚮邇侯曰是不可以標末灸也爲之明禮讓脩井里導經  
術寄軍政不一年而諸狐嗥林薄者率逃遁遠斃千百里之外  
又或有猝發赤白之丸麋以社鼠無梗者且以臨漳之區區夏  
秋悉索不當一巨市而尚以里檄獨聞自侯之至汰胥役簡徵  
發之木偶人糊楮自食不勤石濠之頭而匪供增賦亦河灌不  
乏間有屏翳非時土龍鶴人望侯之來灑汗隨車卒亦未嘗以  
魚胾龜曝告絀於當道故治財賦戢盜賊此兩者天下所謂能  
準也晉貫賊曹唐貴金部然而皆倣矣究其所得不過刀筆之  
儉濡削之用必以是稱公輔執權矩以運斗杓鑪鞴天下奚當

乎侯之口不談財賦手不剽盜賊一年而民信二年而民阜三年而民安之若以其車服從其父兄繇是而談則羊舌所稱明長之卽爲嚴師慈師之邁於仁長也天下不患無才苦不中於道南山蓼蕭棫樸卷阿此四詩者八言永言矣而皆曰豈弟樂只夫豈不詢而詩人言之秋風厲則迅鳥疾根葉將結則必有厲氣中於上心使其君子樂爲是言小人樂爲是令有道者必以春容紆取之使蠅蚓自解羽蛤自脫上古之爲壽者希言自然專氣致柔以爲教又莫知其極中古之爲壽者道引屈伸之不傷人亦不傷神下古之爲壽者服之以金石練精搗髓夫繇今之道以壽天下猶厲鍼砭煎五毒而決筋節也而吾侯方澹湛焉扶攜德園偕於胥臺若不知天下何物之爲華要者卽令侯一日執權矩坐斗杓俯視蒼華鑪鞴天下豈復爲是征厲之鳥嗚嗚之籟變其德音哉任長孫之治會稽也嘗親泛龍游履太末式閭於龍丘迎董子儀嚴光之倫天下不以爲迂一旦對天子以不奉上官不取朋譽天下不以爲戇此亦侯之父母也其名號顯籍雖不逮二康而高行茂誼著於千古度以二康之業與長孫相媿猶鹿與馬金之與石也而侯又方際盛明應顯令以投刃之餘鏘韶夏之舞天子卽一日問所以平格者又將別有鳴鳥之響無取磳磳之爲長孫之談卽僕又何言而稱之乎僕旣病且廢無董子儀嚴光之譽又不能如龍丘萇乘橋自詣而徒勸我侯浚郊之求則無亦唯是南山蓼蕭棫樸卷阿之詩命諸生誦之使天下聞之以爲是古之躋堂稱公者乎不文又繫之詩行使諸生讀之也

爛彼梁山鳳騫其羽我侯被之以黻以黼燦彼梁山麟疑其角



我侯御之以車以服亦有裨民侯實去之稂莠旣辟黍稷以茂  
亦有嘉禾侯實漑之梗枏豫章後車載之威明不鷲般文不搏  
令色令儀以與有德譬彼油雲則覆俗宗譬彼惠月則蘇溫風  
天下之大有幾百里油雲惠之則彌君子非不有旱隨車則渙  
澤礎津圭以式雲漢非不有潦上實堅好漸車之源不敗芳草  
何以誦侯曰如惠君吏民同聲以爲不煩何以告侯曰明天子  
虎渡反風則亦偶爾培克曷事彊禦曷貴樂豈之師則宜秉類  
帝念我人亦曰茂哉第綏駢蕃亦曰受哉岡陵作朋亦曰厚哉  
履信思順遐不佑哉於是諸生亦從而歌之曰瞻彼梁麓膏雨  
浸之膚寸觸雲禾黍湛之波以漑千里印浦方舟以燕  
君子三年之績百年之澤寒纈暑絺以服無斃豈繫剛馬豈繫  
柔轡雨雨風風則唯所事古亦有云令德壽豈惟我父師曰通  
帝載藻命之樂匪色匪笑以令天下有相之道高山隆止景行  
從止帝庸父師適所宗止呦呦之鹿則貽甘草匪私所好則永  
所慕君子作詩穆如清風以康我侯以豫萬邦雖無旨酒式燕  
且舉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侯氏樂胥受天之祐於萬斯年不  
遐有佐

沈邑侯并太夫人壽序

沈侯之莅梁山旣踰年矣時龢政平通藪旣清稂莠以鋤嘉穀  
爰登萑苻之寇弭耳越郊鴻鴈餘黎諭其劬勞維是百里內外  
幽蘭芳草咸登九畹飫以膏露入以遶太夫人之膝出以爲諸  
蒼生乳哺時逢閒暇浚城祝絲採芻蕘之緒論聽杞絳之瘳辭  
以發皇克治斧仁藻信起瘠溝中回枯司命不自知其戴星之  
云渠救燬之猶病也昔范會爲政而羣盜奔秦遵馮當令而貪

人去郢皆居峻而呼宏標明而睹遠豈必鄭果之母聽斷於屏風李審之堂省穡於區羨哉予旣病久僵臥丙舍澹臺之蹟已荒任棠之規益寡而侯每屏從式園造膝冀聞陽書之言以增單父之美猗歟予病廢且吃又何言予無顏氏之才又不得季路之養度無以告者雖然吾聞之曾子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少者也飛鳥以山爲卑而營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官怠於官成病加於少愈福消於懈惰孝衰於妻子此數語者吾誦之而未能行之而未能無悔也抑有進於此者乎曰有之吾聞之鬻子君子將入其職其於民也旭旭然若日之始出也旣入其職其於民也映映然若日之始中將遠其職於其民也曠曠然若日之且入也抑又有進於此者乎曰有之吾聞之夫子君子南面臨官大城而公治

之精知而略行之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狡民之詞養之無擾於時愛之無寬於刑是夫子之言也侯實治之吾則未之學也抑又有進於此者乎曰止矣有之其帝舜之言乎吾聞之賈子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爲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其下故見謂愛於天下之民見貴信於天下之君故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欲明道爲忠則惟以敬也夫世有誦帝舜之言者則鮮矣故聖賢勞民逸民不外敬姜之言也而禮珪能言之上德自然中乃不倦仲尼之言也而鐘母能言之唯是曾氏帝舜之言則未之有也夫以是爲鄉飲酒禮不足以卻敵乎抑以是糟粕無當於鼎亨世之以鼎烹傷其親者多矣今天子聖神四方多故才智千出陵競自有求一人孝敬忠信爲天子依賴則皆謝

未學是以文藻日繁而干戈俎豆相搏未已也侯蚤歲以文章擅於虎林唾手取高第出寄百里欣然動色謂是可祿養其親而吾浦小鮮無一握之潤唯是歲時子弟芹苳之言是採是淪又益以堂下老人數進薑桂則愈辣而不可食也今又維是四君子之糟粕以爲醇熬以爲醢醢夫青田之濡淥象郡之犀兕亦豈有盡乎而以是淺談者禹薦而厚養之其意亦謂南山之枸杞貴於瓊膏幽土之鼓音鏘於鐘鼎也若使太夫人問之以爲是先生野老者無深謀奇計以贊神禹而紹彭祖則將使禮珪璋毋剔腐論而發徽音亦悵然一粲也

八閩文業序

寓內蓄德之瀦二十有五洞庭三滢雲夢鄱陽南楚其北則有晉澤茲浦澗池元漚巢沛桐廬其東則有射陽甓社練鏡分鶴其西則有錦沱金馬宕渠昆明此廿五瀦者其力不洞於海負江河而行星月所持以鑑毫髮凡不見海者汎濫之深廣矣以其瀦謂之畜德天下之水稱霸焉而建水皆無之寓內通德之瀦一十有九溟瀚之興白浪其南則有彭蠡具區淞泖伊婁錢塘聖湖瞰乍桃渚麗豐鼉瀧此十九瀦者其力皆能自達於海與潮汐往來天地所灌以運軸轂凡不見海者與之談若夢耳以其自達於海謂之通德天下之水歸王焉而建水皆有之建水之所無者旣不足瀲灩湛浸以耀天下其所有者又皆直達不及自要所宿故自是而建中之文章與寓內勝負皆可知也夏后殷周盛時地不過千里其文章苞積未喻王伯趨漸自楊而越水行一丈則氣行一尺金葵翊興又三百年齊潔之氣下抵建水寫三千里以燭天漢奚疑乎天下目論皆怪其所短大

其所不足燕秦之間稱渚曰海中州上下稱溝爲河黔蜀之間稱河爲江建人稱沼爲湖然自建中冒湖而外呼海曰江呼江爲谿則其恃源未爲不足也凡水患不至海學患不至道水不至海則灑澗安瀾走十數里坐涸矣學不至道卽循行墨扶繩批根何需乎古者經術未定士汎濫數科如警涿之拍天曰楊墨橫縱起爲龍蛇於是有志之士厲掌奮膝以紹禹功今經術旣一文質未更而偃然憂其失尙欲反熙明以歸敦沕湮斐煥以奉乾岡嗚呼亦已蚤矣吾鄉紫陽所居事傳註如其耐江陰沈斧丘又以經術表吏治動準先哲獨以謂建中文章不患不傳註患不苞稽以極寓內之觀猶之建水不患不至海患入海太駛鮮陂渠之利於是盡摻諸來彥滙源而觀其瀾卽使紫陽復起與斧丘共事其必不戮韓董以塞河江鞭楊苟以起衰弊則亦可知矣天下名物往往自定挹江就溪諛沼冒湖正其名不足以裁眾德正其德不足以治寓內則君亦舍之矣若使人自爲瀦呼海而學之使卒業焉是未可知也

尊經閣序

郭正夫爲七建文宗以七建經書爲崑崙之源而七建才士漸於風瀾其高者闔關縱橫升管陸蘇恥爲傳註之說其中者繪風縷雪鉤元繩深爲僞子所引其下者襍繪江鱸靡於六朝之末正夫以爲是皆才士也使仲尼在上操繩墨以程文章亦不能使孔鷁與鳧同色然從此不已則必使楊馬躡顏閔之堂鷁冠領游夏之室八州雖大無所敷元晦之度元晦之領此邦亦五百年矣未有踵元晦而起者考其所由以傳註之說不足以服才士之心才士舍傳註以治經義如驂騮決蹄以覽郊野

經義守傳註以治才士如縛駒而責千里也然古有走尺木數  
反不亂者是何以教御乎天下治亂生於人心人心多所不服  
則禍敗日起三家之卿齊萊之卒所操矛戟環視仲尼無敢一  
動者豈謂仲尼禪其文力哉謂仲尼之所操者經也經起而後  
緯生緯生而後文作經正而後權立權立而後義起故德性者  
問學之所由道也尊經以道文史尊德性以道問學猶尊任督  
以道管衛尊山川以導大澮尊斗樞以導星月也孟子曰經正  
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誠使經正於上卽合管蘇汧鱸  
楊馬鶻冠之倫伐鼓撞鐘吹笙搏石亦何損於禮樂乎正夫始  
尊經閣所捐貲拓地餼士之費至數千金後之繼作者良亦鑒  
其盛心也

晉傳韻略序

鄭龍巖先生耽會菽山怡情籍海夙以言語比屬妙於天下至  
老彌篤康成之淹博公業之好學於是兼之矣嘗以俗學繁蕪  
李唐爲甚陳范而下史裁缺焉或疑其過先生曰古者史無專  
傳情見乎詩十月之刺皇甫六月之引張仲崧高之述謝功常  
武之連程伯或旨有兼歸或義有分見皆單詞彙括眾致備舉  
詩熄而後文事颺興豐劉之初林碩多韻陸賈之奏新語屬致  
鏗鏘董公之止用兵選言彌妙知述作之浩瀚不如詠諷之動  
人也嗣是班史撮其紀綱蔚宗推爲論讚皆言尊四象響叶雙  
聲至於急就之製本於凡將鴻都之學摩爲千家書韻互變於  
茲極矣先生手薙晉書採其列傳搜髓導衛以爲韻略使觀者  
成頌而展者忘疲上下古今載籍之林未之有也夫詩能兼史  
然自吉甫而外已絕清風史不能兼詩雖以孟堅之材祇尊奧

府先生選言既雋屬致兼調語史則不失史裁徵詩則備有詩  
意其自敘曰緣守以爲創就簡而脩文瀚昔以融甘澄流而汰  
穢聯絡不傷其脉推敲必諧其聲此六言者誠藝府之笙鏞纂  
林之檜弁也使當貞觀之時分蓬池之席於以提剡虞楮脩飾  
孫閣有餘矣吾鄉張紹和虎踞詞壇寡所推許獨見是集以爲  
杰換余因請而公之語云以雅以南亦元亦史是之謂矣

倪鴻寶制義序

凡人臨文未落筆前約有五避避遇驚波避途有不涉避人牆  
堅避舌出避風雨總至此五者初路人皆用之題不稱手仰鼻  
感額生昔所蓄一旦坐失此遇驚波也波定途平意致不興附  
人行間不知三名此途有不涉也翻書百篇無語可親雖墜鑽  
窮嘆與鬼隣此人牆堅也自出竈突與妻長訣聞人火發怖而

井沒此舌出也前多作者時英螭集王雅能文不如束筆此風  
雨總至也遇此五者應避則避不避則地方立失正落筆時約  
有四逃逃愚曰誠逃怯曰法逃塞責曰挑逃落草曰飲水此四  
者當路人皆用之欲言不能張口哺塵自謂懸雍上唇生津此  
愚逃誠也夜不敢行晝則伏守則有餘攻不足循行數墨稱足  
不辱此怯逃法也間亦學人偶作爾語跳盪欲前不知其處此  
塞責逃挑也盛服債裝本色忽墜啗棗食餌反以爲貴此逃落  
草曰飲水也遇此四者應逃則逃不逃則性命隨之旣落筆後  
有三不理已貴不理賤已譽不理毀無咎無譽則橋足坐睡理  
之不已則大道必死此三者歸路人皆用之夫天下大人不用  
此十二者則無復文章而吾友倪鴻寶恥之吾亦恥之然吾恥  
之欲不爲不能也人敏鈍不同勁隼戾天一搏十里國馬走地

雖將二十步不驟不至今天下固樂爲目串口了之文也以爲是目串口了者其人必白心黃理不滓富貴乎抑以其中洞朗條達政體耶卽使其白心黃理條達政體見湛深博麗之文不以爲好亦應不以爲惡且天下之道非治必亂其治之必有聖賢之文亂之必有奸雄之才奸雄之與聖賢皆希覲而可怪其中相見目串口了者如負蝥子也天地謂是眾濁目串口了日避日逃不理不止故爲奸雄以亂之又爲聖賢豪傑以治之豪傑聖賢之出必多不屑而少當人意今鴻寶之文筆落紙飛而馳去成市者何也鴻寶以爲是聖賢雖貌甚得其恥未死卽不礙其口目爲湛深博麗以餌之使其飽我者奸雄之肘足未可驟使也夫鴻寶亦遂至此乎鴻寶爲吾言爾質彊喬疎無陰雖自理人不聽爾吾因其長而用之不遠怖人不失其所喜夫鴻寶則固欺我也彼以其無不通而使我愕然失所逃避吾猶將從之前後中際不見首尾則何如摻筆而度江海之埃乎

楊文正公制義序

當十年前僕俛首爲文卽意至才起回視棚架復疑不可自以爲平生精氣爲帖括所拘持每向人云熊狼之罍柔繩何時出力乎當是時天下之禁以爲作古一字如繫石鳥羽坐取不升旣數年而格理驟變體經切子遡迴取難自僕視之斯亦熙景之明徵文人之巨力矣然而今之論文者焦然引爲大憂夫立於典墳以觀今之舉業其爲道里非豎亥大章可得窮步也以其東走日下漸爲後之不可知則不憂以其凌宋感唐意且噩然不屑漢魏者何爲獨憂之且今之用憂如此者僕聞其語殆有二端其一謂古言變今制則蓄害隨之爲此語者其人病魘

夫高皇帝之教吏使之學於一代聖人之言其教士則使之代爲二千年聖人之說高皇帝以爲仁義道德非一代之事而二千年聖人之情非一代之衣冠聲笑可影息模呼而出之者也國家本以律令繩吏以文章恣士未有王鈇鞭禁甯越今無端發斷豈非夢魘乎其一謂文心旁驟是論兵端召夷狄之禍爲此語者其人心覆夫謂韓柳之軼歐曾以枚鄒而蓋燕許此明宋不如唐唐之讓漢也然夷狄當漢而懼唐則已張宋乃大橫卽以漢一代言之馬遷在廷渾邪入侍班固奮筆白樂獻詩及其後衰寢尊荀蔡斯徵文心召兵由於單繡今例云然豈非心覆乎故曰災害兵端者今之人皆樂以是二說起文章之獄皆敢以是二獄坑學問之儒魘覆不救至於顛喪故使今之論文者夢不絕齠心不朝肺則文章之一事未可得爲也且今文之可譏者有四而今之人皆不能察之戴髀爲頭帽通八寸僨升食店雛爭上風此四者蛙紫所歸疑弓玉之大竊也其與今之眞能經子者分眼別體有如鳥墓而論者必云沈瀼之通本諸一氣又可嗤矣天下之病皆在於不審眞僞不審眞僞則作者妄作議者妄議苟不辨子則必中鬼苟不辨鬼則必中子子鬼相戰政刑無章使世脊然不得平治是非等之咎誰咎哉自僕之見以爲天下眞可以文章之道治之也九府之才三年雖盛時跨及者不過數人當壁壓紐一人而已尊此一士以召天下使其學之士悟其所至正變近遠以求至理博串羣言正以仁義金石鼎尊滌其粉氣胸貫腕強頭脊俱起決銳致功形爲能事天下之亂庶其豸乎於是刻楊機部稿

鄭道圭制義序



吾友鄭道圭虎視文壇既十餘年傳者心貌其人必尊宿負奇  
盪轢一世顧方三十餘包舉冲如也自余識道圭則已具湛深  
不爲驚挺之氣意所不屑嶷然而止不知何時命諸峭峻拔天  
出地大約人文如雲出山都不自見除墳衍外膚寸所吐奇峰  
闌干抗手搏之無所復觸裊袂而已今天下人共稱道圭以道  
圭內視寧自謂至且道圭卽心自負寧知天下一尊遜之若此  
哉僕自少爲文於儕輩中最鈍然其意以爲言者卽甚美好權  
落英開不過十數年而止故雖刻意反面自炤有如啐嚙今見  
道圭文蘭香石堅天下人多誦之如將十世者則是可爲也人  
意候不同不見苦則不得樂然已見苦者終談之不樂屨之氣  
爲宮闕或值之飲酒或值之破舟一蚌之甲或半以爲清水或  
半以爲灰奚擇乎自吾見道圭於此亦三變矣余始見其文垂

錦於竿標瀑灑然既見其文十爪不動跳坐虎頭跪而食豹今  
又一日非昔也夫使道圭不變而吾見爲變則是此物者隨目  
映漾非有定性也如使吾變道圭亦與之俱變則是此物者隨  
方映日亦非定性也道圭既湛深包舉眾妙故以其定性付之  
已以其不定性付之知己者僕淺人也生平於此都不得力夜  
夢孔孟開口向我猶畏其唾今既幸舍彼則又何知焉同舍陳  
明卿及同鄉蔣若柳能爲精詣元勝之談如得其言者吾無所  
事復云矣

### 謝光彝制義序

制舉義自近七八年來其爲之者益難矣前數十年田鄧蕭李  
遞師天下袁陶吳湯相踵繼之天下之言不歸陶則歸湯其意  
皆主於蘊藉反縮守約使人趣履冲翕有游夏之意旣而絃急

枉反噎蓄噫決文人才士不能自錮於尺幅其名師天下者亦  
浸淫旖旎以爲文章王汝中李宏甫之言始復重於天下歸王  
之言幻歸李之言蕩於是勃谿澶溺不則不潔之言皆形於文  
章而文人才士始不復能束脩以自師於天下夫以先天下而  
舍所謂文人才士者奚以也凡天下有文之言不足以獨反眾  
亂先眾治勢簡而孤理之皆不足以爲之才其有才之言不足  
以獨反眾亂先眾治勢簡而孤理之皆不足以爲之文以吾所  
見世之可爲文才者寡矣江右諸賢有其理而乏於用江左諸  
賢有其韻而薄於致卽今英能所在蔚起然人人自以爲豪傑  
鸞發雲翳夫天下之大天圓而實方地止而實流水石盡行川  
岳倒垂人皆不見各認其所居而自以爲正側奇平大言小語  
者真天下之大誤也僕自少小爲文喜自意向旣二十餘深自  
痛悔凡爲文章就輒置水火間有一二及人耳目爲世所笑如  
僕者誠短於文才不足談也又敢於料天下之士然知爲王汝  
中李宏甫則亂天下無疑矣吾友謝瑟甫蚤自標樹其文章能  
舉無際而橫之尺幅復以尺幅噴薄無際茲則已先治亂而爲  
之言文人才士能脩束以自師於天下者其在斯乎以是而爲  
制舉義則又何謂之難也

陳克韞寤寐齋集序

閩詩之興始於歐黃至鄭祠部稱盛矣中間作者五六十家長  
樂諸老幾據其半故長樂之於三山猶崑岑之有羣玉也陳克  
韞思致清深才藻敏妙本其家學暢以惠風自公車以還逮秉  
鐸之始先後歌咏凡數百篇皆和美迺逸可誦也僕病嬾寡所  
睹記近讀曹徐諸先生所刻晉安詩大率包備矣方宋時盛稱

江右江右嶮削有孟賈之風明興雅譽吳門吳門韶秀兼許韓之旨吾閩理遜江右韻遜吳門而刻鏤整暇備有其體以今而觀能始之派漸於建安在杭之嶽被於徐庾聲永所依鸞麟輩出鄭歐始亂未足多也克韞方勤思經術據懷道緯但因其流匯試爲波瀾而浩疊之觀遂復無際諷咏其詩見其人從容淵穆該廊巖之美遇所得意即使正嘉之間姑蘇諸公舐筆濡毫不是過也吾鄉往時排比諸習頃遂頓盡繹其言有不囿於嶮削韶秀者短律如人清雲亦爽僧倦竈無烟潭深寒石影風緊老人顏其起結云獨酌愛微醺臨溪看水紋長安晴雪後河柳起朝鴉僕每對客誦之餘俱稱是因讀寤寐齋爲附數言於此

邑侯汪彥輔制義後序

通人之大奉有二一曰政事一曰文章其品位亨暢其文章必

典雅政事必辨治繇是而推文章典雅政事辨治其品位必亨暢無疑也裴晉公與退之同事淮西未嘗一賡篇什司馬溫公與子瞻同居玉局未嘗一論文字蘇韓名滿天下而當時訾譏書身相等今試平心取晉公所論文體上下諸篇及溫公元祐諸章疏觀之平雅精深含蓄蘊藉誠有退之子瞻之所未至者卽如淮西碑表忠觀碑或裁新杼或襲舊章使晉溫二公爲之必自不同也項水心太史與僕最莫逆每晤對夜分未嘗輟倚撫利病今所敘汪侯制義獨以溫克魁梧孝友貞介定其名品吾因暇日讀汪侯之文三復項大史題別之篇知太史所教我者多矣世俗重名位動以名位品第人政事文章僕不知名位並不知政事文章然於至性之談反復晤詠嘗聞其語矣嘗見其人矣不揣荒陋附諸孔邇以慰調飢

林奎甫合選近義序

奎甫既高車下里門從容挾狗竇從余談天下長者再不復議  
論文字予逡巡對誠然此鄉里小人事天下長者宜不復然乃  
奎甫又以予相知定其文是使予未免爲鄉人也余亦嘗私論  
文字然其故與人殊人爲諸生時喜論其文置其人予但見其  
人不復多論其文既謝諸生爲長老人喜論其人置其文予但  
想其文不復論其人所以者何凡人爲諸生負才雋能自韜約  
平好惡寡嗜欲冲抑自下以其文必韶秀開美肉好温栗不爲  
狂詭怒張爲諸生負才雋而不自韜約多好惡蕃嗜欲凌厲上  
人以其文必狂詭怒張其美好者亦瑰瑇峭刻揮拂作態踉蹌  
爲樂而已故予見其人不復多論其文及謝諸生爲長老其文  
已發而情乃見如下者墨發而兆見也予必取兆焉凡其文好

爲瑰刻作態作健不藻於道德有其情實則亦多所喜怒忽意  
自是不善於官其文冲好温栗似藻於道德有其情實則亦寡  
所喜怒善於官而便於百姓故予見其文不復多論其人也至  
於要渺情僞之變千徑百出然得其旨領則不爲繆予少奎甫  
一歲今三十三年矣自稍有覺知十餘年以來文人參契如下  
之墨兆者多矣是余所爲夙怵也而奎甫不好爲議論自近於  
所美以逃其所醜則奎甫不亦已知之乎奎甫生於名家髫年  
有聲顧恂恂如一處子又絕所玩好几案之上瓶香淨研亦所  
不設事其兄如其父師與人處終日笑語情恕理遣猶以爲意  
礙未可也以其人如此而又論其文則亦過矣乃復以其文論  
其人是誠使予未免爲鄉人也予生平鈍拙又邇迂踈自以草  
野見新貴人文置上筵北向肅拜而已而又以奎甫定其文予

將不得爲天下長者乎哉

李岡甫制義序

別不晤李岡甫有傳岡甫論議稱唐人應試之作累千百牘無甚傳者所傳一二如錢起湘靈杜牧阿房假得於夙構感夢之餘幾幸不墜而猶以試體無傳間附於雜作予不見岡甫不知岡甫果爲是言以岡甫場舍之文及所惠予二十餘篇參之卽使岡甫盡行市中左吐右手無不傳者何所別體之有然以意揣念所爲文與世所標艷施薪噓火者推之宜非岡甫不爲是言岡甫意以爲不絕之言不託於眾獻隱食之臺一日闕門朝聚千人暮聚千人指動頤張無一異詞者雖有好語不可以祝洙泗溱洧分流之間父老涉水女子漚麻則亦可觀也何也其志獨存焉耳聖人不貴同存之詞而貴獨存之言獨存者誠然

而存之眾所不涉駭而徐歷以其獨體行於比體之間若中國之使於連臂之國也以爲彼皆合存者則以爲之獨存獨存則體立體立則神生神生則變作變作則體遷體遷則感遇不一而夜行者因以爲鬼神夫鬼神衰假之名也聖賢不力眾號以相恫而後彼得焉一垣之市荷筆成林無賢不肖皆口有所祈冀者鬼神方走其氣焰空谷是處嘈聲之下畏不可聽也有言出而善者應之有言出而不善者亦應以其應而狂喜以其亦應而狂怪鬼神旣不受其狂喜而受其狂怪夫使無有則已有之必以爲慢已也十年之內而皆去其籍則自是無傳矣且以一垣之市荷筆成林祈嚮所託莫能相尙具體之倫大者數百小者數十鬼神一物附聲其間豈得所謂獨存者乎獨存之士不戰於陰陽不鬪於庸眾人意不可異物獻之而不肯受意之

所可兆魄使去之而不敢去彼其人固嘗竭志於寥廓貴賤笑罵之所不到而致力焉志力已到明瞻合生上下百世夫固多避焉者矣富貴之士好言如流納之四壁除墨去楮不出百日取簡授之故有不麗十字者何其精爽氣焰之不可再取也且所謂體者藏神之名非附神之名也神有遺體明不生魄如以其圓白者則彈丸以粉而謂之月也故體無滿缺神有生死獨存者皆無所借於彼而存之其同試而同應若陽燧之取日方諸之取月映之而得水火其獨試而獨應若摩柳之得火呵蚌之得水暝晦不齊而我皆存者獨有之也今之所謂體者必旁指其詞綿匝委隨爛紫敗素手段如一見者如夙習然而後以爲之標美夫如此者將其湛定退處有得而能之耶抑其詭隨漸滃居肆而能之耶如其漸滃居肆而能之將必首戴背負攬

貨於天子之前一有緩急焚楮呼神叩首而已必且求其異等三日一筆十日一紙搖曳自得者而謂人傳之乎凡物之傳皆有近於聖人卽不至於聖人皆有所實存於人唐室之人以其才鬼自傳其靈而猶多不靈今以路人而傳聖人夢所不到數面謾之而必以爲或傳者猶優戲仲尼而石刻其曲也必自爲傳而終於必云以是爲道可以涕哭今以岡甫之意卽使新能不生舊奇不死朝逢宿物安筆書之保有富貴岡甫爲之乎又以岡甫之意新能不生舊奇不死朝逢宿物附耳作語倩筆書之亦保有富貴岡甫爲之乎岡甫二者皆不爲則雖有大人上林繡補龍骨黃衣之老引端其旁岡甫當之猶比於噉嘔也而况於殘編剩語略可上口詫必存之以爲神晤者乎又况於因人之言千段如一服以成習而自爲試體者宜岡甫之風言之

以爲不存也岡甫自燕歸益肆力於文章予去遠不時領異乃  
僅理其數言覆則不知以意射之如予者真所謂寤言者矣

### 高君鼎游艸序

高君鼎與予游三十年陶楮間會無君鼎不樂也君鼎不嗜酒  
而饒有酒致不慕棋而常有棋况不談道而常與道會以天下  
之消耗人神理者棋酒十七而談道迂濶亦坐廢十三君鼎乃  
蕭適悟遣恬情於和粹之囿沉酣舉業以其緒餘含吐金石間  
復遐覽徵助山川吳越之間舟不輟棹故其所得淵懿娟秀發  
爲聲咏油如也凡人胸次稍有凝滯必不能自廣值其所絀必  
強以自廣雖善必敗君鼎抽枝桂林芳蘭竟體必使君鼎激昂  
摩厲跌宕發舒以自婉於浣花青蓮之間君鼎不爲君鼎則亦  
不樂也君鼎以其材趣捐棄嗜慕一念穆清人以麴糵我以其

醴人以樽拂我以其絲人以雲霧元理我以蕭然微吟短韻自  
引勝地故以君鼎之材趣視天下之材趣者雖復控鐘伸鉤擗  
雲撈月於君鼎無所復動其毛指以君鼎之用其材趣視天下  
之用其材趣者雖絕臙決胆墜雲化山在君鼎以爲是必至於  
是也故曰竹栢時枯蓼蟲自苦蘭菊不絕遂至終古夫由君鼎  
之道可以終古則君鼎游集爲天下之蘭菊無艾也矣

### 鄭都甫石室制義序

鏘銳於聖賢之言以貌聖賢貌之而得亦有五賊焉蚤蒨而蒂  
不堅一也像教而優飾二也無所鼓之縈絲而救日月三也以  
教天下之輕慢老拜其穉婦嬌其姑四也火迫霜枯五也深宿  
於聖賢之言以貌聖賢貌之而不得亦有五德焉謙柄一也益  
壯二也眉髯已茂聾聵不設三也知敗而達化漸通元理以反

於命四也幸而行之不更言者五也故以文貌利聖賢之言與其夙而享之避五德宣晚而享之避五賊鄭都甫之於聖賢蓋沈浸而圖之矣先是十數年則見鄭都甫所爲制義精暈相射出於石室今又十年而都甫猶以是名石室猶故也而精暈則旣加遠矣逞余亦廿載困於此道游處寡陋邈於師友獨與窮戰時敗時勝每一顛頓則痛自引咎灼體齧膚大而揮鋤顧金之愆細而如廁脫巾之罰莫不咀毒心繫發藥清且然絕口不敢謂文章之故者人卽不能爲文章謝文章之報其過不過與眾等比不能爲聖賢而驟壽以聖賢之言大食其報衣衣車車罪乃過於倚市而纘帝飾者故今天下所爲已而蓋且比於聖賢者其品不過二端免罪第一引罪而知過第二爲其道不食其報第一後其報而久於其道第二夫都甫則所謂後其報而

久於其道者也後其報而久於其道卽奉聖賢而食文章不以爲過如僕則近知罪焉耳夫以魯五百里三命之國躐躐一聖人五十年而後得之猶且不久仲尼自云吾戰則必克祭則受福必不敢云吾仕則必蚤達也必不得已而取猶人在茲者以自抒發怡悅於其子弟猶不識當時所爲文等季孟安在今樹顛項結股腳趨且旅僞一語影似而張目大嚼危步堂皇之上若莫已若者是都甫與僕之所大恥也僕生平顛頓文遇每反成敗得失與意中之事了一不合卽有一二文字誤聖人目其是非去取與所懷來亦絕不相當以此不敢向人商略此道意僕後都甫旣十年所不甚沈浸於罪報引免之間擇之未審乎而都甫之辨此則旣久矣今天下人爲聖賢大江南東鄱湖之西有唐宜之羅文止譚友夏諸君皆深宿於聖賢之言鄭都甫



以石室靈威提撮諸勝卽一旦有仲尼出將立矍相射文貌之言招諸僂銳者入門而右諸深宿者入門而左吾將中立焉則漸在德賊之間亦奉鼎耳逡巡卻立以從於後報而久道者則在吾都甫乎在吾都甫乎都甫建德人今大中丞之昆與貴池丁師交俱爲吾師行

浦邑侯余瞿父制義序

凡爲治者視其理其理益微則治之益細文章一道固未可以浮氣厲聲治之也今天下文章無甚大病數年以來士激於名誼稍學古誦漢人之言然務爲獨往不顧題面未有題目而先有文章有達人起而澹蕩拂拭之使聖賢經綸不失生面則是可爲也扁鵲之爲醫不治方其鍼人仰飛鳥銜病而去淳張而下或按古方稍稍益之務達其腑臟切理而已治此道者何必

屬乎吾邑侯余瞿父先生愷悌人也其爲文冲遠高邈善寫題情每當鞞轡之會出語蕭然與道默契馳驟經史而無經史之累此其所得固未繩束服習之所能至也天下固方治文章之變固未極漢自章和而降邊徼夷卒吐語芬芳尉史簿教麗於經傳晉宋之間臧獲婢子皆善四聲選妍切響今天下之大能爲文章鉅博沈麗不過數人每一科出蹈古自命者亦屈指可數爾而遽憂文勝欲以帖括厭而服之嗚呼蚤矣凡舉業之道附於聖賢無甚利害度其爲用太似題則近俳優太不似則近畫魅太祛練則君已高太不祛練則下易散宏正之間太似題萬麻中年大祛練眾和之餘不得不反眾反而後又爲同流君子於此通之以道鑑之以理條之以情量之以勢微變而逆折亦曰共師聖賢各得其意而已益掌禹蹠何可居也瞿父先生

少與孟旋最稱知契既出李愚公之門二公皆善文章必厭時  
文經脫滑利於是共變以爲幽凝奇雋波瀾所暨竟陵豫章婁  
東萊陽漸脩古者皆本二公猶二公起死病不甚治方瞿父繼  
之乃稍出古方依經析義雖淡導開灑適如也士患不學古不  
學古則不得其高氣亦患不閱今不閱今則不窮其精義瞿父  
高氣朗朗多似趙儕鶴其下者不失震川至於精義元心與孟  
旋愚公相爲表裏當今之時能以學士氣寫聖賢大意不失生  
面不死卻走者瞿父一人而已如曰天下已治文章之變已極  
則自震川儕鶴孟旋愚公來上下六百十年矣宏纖脩短離合  
可否伸紙俱在於鳥獸龍蛇何涉而必操帖括命鍼業厲聲而  
呼之耶

### 金用叔明府制義序

與法士論才必細才與才士論法必細法皆非通人也所謂通  
人者以其才法天下使天下領法焉故無不通之才以其法才  
天下使天下就才焉故無不通之法才法變化皆生於心心地  
洞通天下游焉無一礙者如是故文治可作也江都平津東坡  
半山此四人者制義所謂通人也而時有畸才亦有畸法彼此  
難兼則未流互譏然後猶以長■鉅章自爲航艦角於江海今  
制義限字不過五六百言欲包三代七朝之說以受佞於淵弓  
競爽於游夏使董孫和聲蘇王穆色則亦難矣先是三十年宣  
城派出結腳豎髻如泥印人千面一孔偷倖者多沿於邇年其  
効畢覩矣有識之士起而變之以爲高深閎勝變者之鋒未用  
也而沿者之瀾正倒遂以未用之鋒蒙沿倒之敗可歎也夫天  
下不頌文治則已頌文治而舍其心緯貌其皮經使千面一孔

者料有行墨以爲之真才真法於天下豈有賴哉余嚮從坊間見金用叔舊赦意其人明敏通達於天下法無所不洞既數年未見用叔徒見世所論才法異於用叔者疑用叔屈心以就此事乃今不然用叔之於此事固有以自信不爲平陂雅變之所驚撞矣天下固多通人必使游夏淵弓董孫蘇王授筆分紙皆唯唯不敢與爭疏瀹排決之事此其人天界之以王文邕宣導一世無疑爲男子王文邕宣導一世而使蒼生爲通變之憂當寧發才法之歎四顧夷猶投刃無所是用叔所慨然發其寶藏耳余視用叔君侯也而字之以天下所爲制義無如用叔者將大用叔於天下故不敢從草野私君侯以姝言

逆流小艸自序

閩水自三山至柘谿吳越水自武林至彭城滄巨四千里皆逆

流也其可走者姑蔑六百里下瀨爲多而劉安所云輿轎踰嶺夾以深林叢竹者三百抵之可俱逆流矣彭城道阻北望長天如泛海中背其指車策蹇隨之欲墜不墜兩髀篙折其爲逆流無疑也生耐勞苦每於僕馬疲頓好友辛縮之中自走十百里與野低昂足其艸性所最苦者納足舸中妨帽礙眉必不得已刻管細書老婢之聲新婦交吹盈十餘行自謂多矣已抵長安發篋出腐乃近五十頭長頸之玉剖自竹間溯洄相從亦足樂也游間三十日前履著簪與之俱反於時春水方生黃河漸利自彭城至江口九百里不三日可至故與之抗駕步十許日至江浦盪舟岸上漉漉泥中方悟余行之戾也方歲窮冬巖凌避波時多北風人皆西發丹陽則余東涉河幸而融風不與河伯爭道及春二月人皆道黃河日夜六百里則余西登陸日曼曼

鹽背僅三舍由是行寓內皆逆流耳既過江浦明日東下順颶揚波顧望萬頃言愁欲愁問舵人鐘山之陰爲白龍江豈所謂制於豫且者乎索白紙錢盡出諸腐義顛倒裹之投於江心良久不沉須臾蓬蓬去幾粘天僕夫急舟追之竟不可及遠望江心水驟山駛眞所謂逆流者矣道遠行難旃檀不香如其可化當爲鼈靈鼈靈者包羞也彼亦所謂逆流之人也殘艸未消諸子遡風隕水不滅爲世所責旣已播之柰之何哉

西山李氏族譜序

此篇已見洪石秋本題作李氏族譜題詞

古先王之隆也其爲治始於鄉族其所以勸率董正左右備至觀其論三德六行與夫三行六德皆歸於孝友和順四者而已且以帝堯之神而猶敦睦以爲難豈其時元凱禱饗猶在五服之內將有所推列則袞鉞異用胥於根株與予所記唐宋之間

有江州陳氏河中姚氏皆十數世同居恭愛儉讓雖經喪亂興義不衰當其時人出湯火登衽席如族黨之親死徙多賴迨於宋末十四五世同居者猶有信州李祚河陽陳芳及會稽裘詢凡十九世至邈矣然其家不過數百口力食合作猶古在井畝之內未有冠蓋紳紱震耀其心於以保淳龐固宜今天下休明邇三百年闐闐遞長士易拔身而輕其宗數椽之構不半百年三易其主而吾鄉又寡蟬聯奕葉者白屋讀書指華覆謂是可探而有也西山李氏以十三世聚族衣冠鼎盛特聞余少時常艤舟過西溪見其山川盤曲城居深茂田疇易闢疑其地可當一中縣去今四十年乃見其譜牒圖記與其公墓宗廟經畫告誡之言始慨然歎其未艾也天下有道其麗著於上不顯分於下堪輿効靈洽氣四從然必有長者碩人整其綱目殖其苞體

故黃鳥可以不歌角弓可以不刺編戶之家或數千指春耕秋  
藉同鑊而舉炊貸公而給糴此何足高耶范文正家立義莊陸  
文安門懸品式余每思之精物興會遠不相及去歲從吳中過  
天平山觀范莊遺蹟蓋儻恍不備然度其意雖千百世隔萬里  
外如見耳今李家既數萬指科第蟬聯魚雅子衿動以百計素  
封所置蒸嘗之需倍二千石此必不事量嗇理贏納豐吐凶如  
文安所云乃保無患但得耆儒聚會歲時讀法不肖安於隴畝  
賢者自立庠序與先正討論揖讓其中書開城門巷術洞然雞  
犬嬉游薄暮自反了不知州郡徵呼市井囂沓橫縱之狀雖謂  
華胥外庭建德別國無不可者又何所異於一門之內同鑊而  
炊共庾而食也記曰至孝近王至弟近霸夫其意近焉其治亦  
近之余感於汀州會稽河中之行以謂自三代隆治而下治至

在數家今又得之西山矣西山李緝甫與余同舉於鄉重脩是  
譜因序其端猶曰余有志焉而未之逮也

古竺游詩小序

案見浙中倪黃合刻帖

夫逸麟迅翮動春日之波風巨貝明龜結紉雲之澤穴駕遠則  
禹棄其糧沐近則王餘斯沫非必夸化成林靈沓開岸惡阻臬  
而移山熹狃親而縮脉然後蕩彼遐心飫其奇餌也乃若小江  
以南大嶺之西出戶則巒輿拔生探窟而洞丘備阜宜其人懷  
榻屨家佩符圖漑釜於白瀑之泉嘔兒於素滴之乳乃猶有髀  
肉坐甯漆穴鍼床訾勝足為樵心齊泰觀於牧性者將動靜之  
殊源抑膠活之異致歟閩川而下靈勝未榮曾孫宗夷百為棄  
裔若我臨漳梁山之峻負娥亞華顧以晚遣後於高賞覽者以  
事外而不窮窮者以路幽而不厯是孫綽所為浩歎也余與二

劉伯氏伯雅仲氏無量兩造其麓辭焉未足旣而桂葉勵秋蚌  
魂祝月素女剖瑟之期如逢喬子桓伊吹笛而下不過王猷乃  
有成羣之鶴辭秦時而遶壇丘十朋之神薄落泉而壯荷葉爰  
改梁頂之危緣就毘盧之古築其山則截巖砦頭含嬉微蹙其  
流則澎湫潮口薄怒少決雖邃壑之無奇亦鬱鬱而足悅天益  
其趣綴以風雨於時羣飛沸岸孤牝哀谷原憲抱濕於匡牀墨  
翟淹流於北道余方俛焉拾菰納口寒焚至脛而諸子翔羊行  
歌相答如踏皓日嗚呼趣致分人何其遠哉觀夫控鵠緱氏非  
有尋丈之峰騎鯉沂源詎觀浩漕之水宿靈鷲則雕雪夏衣通  
包山則淖泥沒胛而遊者必選目崇山暴鬚赤旦亦已褊矣兼  
以二蜀兄弟一則風流多蘊苑中孔爽之姿一則奇字獨通帳  
中蛟龍之夢豈有瓢心易簸秋士多悲厭研槩之枯滯思林巒

而解醒乎如其雉草航水驥吻銜風旣顧影以眩姿亦長嘶而  
不禁將使赤城標霞於枕中黃衣構賦於夢表少文見之發操  
而裂圖嗣宗值之兼酷而悔哭行律之餘何足舒其襟衿也

劉道生兄弟旣爲古竺之游同諸高倫酬唱多篇命僕爲序  
此興旣衰文心又澹而無量所記高勁可稱僕實不能更知  
眾雅旣過道生齋頭裝卷甚好酒將及杯覓筆佐之強勉踰  
時傳其笑矣庚申八月望後黃道周起草

與曹木上書

案見浙中倪  
黃合刻帖

木上兄潛脩無恙不佞自二月出都今六閱月矣杖屨栖遲與  
山精木客朝夕無閒前在南都欲身自渡江徑涉鄱陽東出衢  
州與家眷相會值流寇之變西山道阻遂廢然而還今又當攜  
家入武林訪問居停覓舟車真是不便然旣已如此便欲一念

搜天目四明台宕雲蒼以山川之清淑破世態之變蕩今遣家  
先行至臨安覓一停妥處不佞至包山荆溪探林屋三洞西至  
黃山約十餘日可歸便訪金華之路從宕台撰勒餘興期月餘  
可畢也逸少七十方想汶嶺峨眉似爲晚悟尙平欲俟婚嫁畢  
時此緣如何可了不佞行近五十以此時足力尙健一破籬藩  
約自江漢而南仲尼之所未涉當一一探討憤樂其下嚮自三  
茅九華五老擎船西上幾不復想與諸丈往還挑燈道故今得  
一日再畢前緣亦是佳事如從荆溪不得往黃山白岳者便當  
復還入餘杭從徑山大滌取徑西度諸丈清秋灑興正當讀書  
寤寐元詣此鹿豕之談不宜復溷清聽然亦嚶鳴至誼不得不  
與兄談之也錢繆邵劉諸兄可時相過并葉于兄可亦時入  
城否諸惟欣邕各適所懷木上曹兄至數七夕聞門舟中

與爾猷書

案見浙中倪黃合刻  
帖又見大滌函書

梅雨未晴百川方灌與猷汝諸季泛坐遣日展諸篋中見鴻兄  
文正公所作畫松渾深澗澗雖小道自是藝流之所不到讀所  
題爾猷扇頭慙慙進之忠孝乃云師達吾材聖人有作要使君  
父知其爲聖人此等意思豈是三代而下謝傳嘗語子弟云聖  
賢去人其閒不遠宋神宗至擬半山於聖人而上當時賢達造  
有淺深大抵已摸索到此孔明胸中放不下管樂儒生不知以  
葛厭樂試問一月下七十二城翩然歸趙不動聲色此意豈是  
孔明到得崔徐龐馬指葛爲龍葛之師樂唯德操探討得出樂  
得坤之六二葛得乾之九三人覽此又增一重笑話耳

元年初夏自吼山舟還宛委題鴻兄所作扇頭松石

質園山中與猷汝書

案見浙中倪  
黃合刻帖

忠孝臣子之常性亦非臣子之所當言至於文章晨餐夕簞為性命之英華繪經之杼軸麗之為澤攜之曰益何可廢也王介甫畢世乖張惟有經義一事為洙泗之勲庸選衡之極則即使後有作者欲損益諸科參繇求於顏閔課政事於農桑及其流弊必如仲任偉長所譏為里正閭胥開其倖竇而已士大夫在朝守官不樂有講學之名業以啟沃歸於細旃敬樂歸於鬻序誠不必多一翻握笑為達者所憂至於家居有子弟間族之責欲整齊風軌開益來人即歲時類聚較颺舊學以上暢皇仁下匡流染不得復以月旦為嫌易漸之上九曰羽可用為儀蠱之上九曰高尚其事兩豕皆居末爻不當正位夫子皆繫之曰育德善俗可見育德非獨先甲之能善俗非獨長民之任也凡人性本善不樂為小人以小人歸之其勢激頽唯文章一道鵠素

烏青有目共別會友輔仁雖渾沌橈杙不復以此限其子弟人能除其勝氣黜其傲心元不入彙後不入莊去堯舜之道不以為遠必於尊道一路致盡溫敦似於過庭而外尚有終日之言不謂默成而餘更無篤述之事也

元年夏五月質園山中偶書似獻汝先生時獻汝議作舉業一則率率書此皆糟粕了無義味也

與獻汝書

案見浙中倪黃合刻帖

新詩自然精心別韻出風塵之表覺此晤之不寂寞也今日擬與爾激過閱諸名勝為雨所尼滯西施山得毋使人有登徒子之疑乎下午光老尚遲台駕頃未有道尊命筵之事明欲詣何許并為圖之謝謝

與獻汝書

案見浙中倪黃合刻帖



別蕭關後約申胥一人金華再出江口四顧無徒泫然興涕此時安得吾獻汝上下扼腕賢於室皇之師事已倉皇匡扶不及六月十一之別潞藩非得已也此時諸奸俱在殿下遵養談言之下依然前朝摩厲以需竟成頑鈍可歎也鄭人遂擁唐藩唐藩有才譎然恐南安靖虜各有分樹則禍患方生江陵竟陵又滋後慮耳潞藩名誼俱正建昌與鄭有連收江右以振江左是今日要著若燕翁璣部得出匡襄則臨侯仲霖皆可維挽得此一臂不失 驅誰能作此脊梁者年兄幸挺然與諸當事商之弟老矣卷懷不蚤生此惆悵不獨鶴怨猿愁并使沙蟲埋怨也二姜老皆不及致謝并諸兄弟千萬留意端人候教千里目營閏六月朔日浦城舟中

與獻汝書

案見浙中倪黃合刻帖

獻汝兄別驛前時僅一瞬走數十步輒得木上書知出屋蒙塵急足追原舟已去不可及念之隕涕從此栖栖上下胥濤真如喪家之狗潞藩不可輔去至桐廬乃逢今上宏敏精博聰明特達真高光之倫雖使仲謀扶轂瑯琊驂乘不爲過耳登極以來凡兩月江東諸父老未有至者僅温台諸郡朝廷破格慰其士民想是詔書留滯蘭谿之間馬方數道無由宣此新意也不肖旁皇不得脫手此時念故山巖岫如蒙棘之繡女紅無下指處諸丈聞之增其感歎耳僕提師苦不能多欲刻期下湘湖縛筏斷胥濤而上不知諸昆季誰爲謝元者盤旋五十日共餐同夢一朝舉事不能不屬盼於鶴原也秋中雲物欲上秣陵卽未如願猶當一至大滌商鳥隼之路能得江東子弟三五千可以振其旗鼓矣前來漂泊相知半郡無所謂鄭公子者今道路何繇

嘖嘖此人豈亦溷跡屠羊之肆耶兄有老親必不能來閩中爾  
徵想亦同之子新子方方少年或能意表行事呂漢憲膽骨俱  
壯或從余格老處乞一旅往來白土山中可以開我心日幸開  
場商之筆橐中金湯卑脆非所望於仁兄也衝關寺角萬寄心  
知 八月五日

與獻汝書

案見浙中倪黃合刻帖

獻汝兄拜書備知動靜今日之事與昔異軌南陽已定永紆無  
成不必論董憲張步與鄧耿計其能否也台州蚤已齋表但爲  
馬宋張陳所脅假以義聲肆其婪志翩朝之無成事概可知矣  
鄭兄聞有表至兄定當連名而進僕在行間不能身馳行在與  
諸兄弟商決策之業要擇木而栖當不使王游翁進其曲說也  
僕垂老知足絕志世塵但恐 皮瀾轉爲 要使蒼生蚤

定於一耳子新聞將入閩險說先志此極佳便可勸其趣裝中  
朝亦多有人簸弄者賴賢者亟正之耳草草致謝月杪能開虎  
林卽吼山質園宿昔之歡猶可再踐也九月十二日崇安

與獻汝書

案見浙中倪黃合刻帖

獻汝兄比不得晤知天山之意方深亦北堂之裾難絕也瓶罄  
壘恥不足復咏是亦爲政聊寄之家耳當長安時天命未去便云  
支天不祥已覺太蚤今武林未復新安又破芒芒土宇誰適與  
謀儋翩賓起之徒旣不足談苟躒魏咎之徒又查不可遇無怪  
兄之高引也不肖年踰六十方作少年人事亦度海表無安身  
處猿慕無妨豺嗥有害礮溪熊羆當爲虎兕所逐耳子新子封  
來此相與談話可開朝夕然太草草不似越王之臺也魯藩自  
異亦諸賢所爲朝廷再次致書以叔姪之誼親於父子而談者

生端恐朝頹紆永又長枝節聊令子庭齋啟貢其鄙朴僕可翻  
然一致初終桓文之業何必絕於仲尼乎爾激亦高尚皆為親  
耳人皆有親僕獨無有小人所為長歎也十月廿七日

書秦華玉鐫諸楷法後

案見浙中倪  
黃合刻帖

蚤歲浪書不擇楮筆又怪河東不用會稽精毫比見秦華玉所  
鐫諸楷法筆筆迥媚洞精陣意以長安白羊臺浙江灰料書之  
如鋸齒上新松版徒屑屑作聲乃知虞褚以還苛擇筆楮不為  
護器也吳中臨書者比極多大約自羊薛而下都有蹊逕秦本  
與潭絳大小真草雖略差池而源流非遠松雪舊榻內景不復  
可得澄心堂時多尖扁而體意安詳東書堂徒硬樸無復足觀  
僕生長海外又貧窶不喜飾觀在長安四五載未嘗睹一玩具  
往年從做鄉黃司馬處得諸刻大率亦近代人意既見董宗伯

哀集已盡古人之能而皇索以還虎距鸞翔牛歸嫵媚其次排  
比整齊而已米友石晚年大窺闢奧不復作蠅頭今已杳然千  
古臨池判自衡山遂成絕德王百谷臨書自薦福而上佻達極  
精惜為名位所掩今遂無復牙齒之者同年中倪鴻寶筆法深  
古遂能兼撮子瞻逸少之長如劍客龍天時成花女要非時粧  
所貌過十數年亦與王蘇并寶當世但恐鄙屑不為之耳秦華  
玉與華鳳超交鳳超為此世盛德意華玉必卓然有以自鐫者  
遂為漫筆及此然此楮頑澁大非臨池所歡予素食糲草草及  
此萬勿以乞他手慮為其所磨謝也崇禎辛未十月五日書

書古文孝經後

孝經有三微五著何謂三微因性作教使天下之言教者皆歸  
於性一微也因嚴教敬使畎畝父子皆有君臣之義二微也因

親事天使士庶人皆有享祀明堂之意三微也何謂五著臣子不敢毀傷其身天子不敢毀傷天下人之身一著也天子不以名與人臣子不敢取當世之名亦不能終辭後世之名二著也臣子聚後世之懽心以事其親天子聚天下之懽心以事其親三著也顯親在於身後安親在於生前四著也君親不恤其天下則臣子不敢恤其膚體以義成仁以敬教愛五著也至如著非孝之法絕楊墨之學炳如日星不待紬繹可與天下共悟矣

書張公亮墓後

夫玄牝求聲而素權召氣藻盤應律於幽鐘方響迎歌於水際蓋有之矣若乃昭華異瑄屈節於匏吹都良總音降情於洞越摧含妙之絃徽從無名之儵忽是成連入海所回顧於瀕波嵒子適山所直視於林筏也方今道漓淳散言佻學薄鏘華之士

將反蒂於核中苞采之能宜收聲於殼殼而猶有比羸焦鵬鬪莫若木羽連重常之暉草炳宵明之燭憤微文之垂墜悼麗藻之不作夫零雨將霽而虹穹腹背義曜或乖而旁生珥珮珍有質而爲祥氣成文之曰怪嚮使繩結可成則毫書曷賴譬暗潤之以時雖慶景之奚貴哉然而紫著叢雲則總龜以翻鉉鐵淥波而駿驪不渡綴孔鷁以入鶴隊固元裳之所輕裸麟後以入虎圈亦班首之所怒也繇斯而談錦與魚親鹿宜薑臠苟微尚之攸存雖割絕以猶續其有志士才人吐韻投心噓言入契雖復割骨相明泣血代理未爲傷於義與夫元叔之賦賤於窮禽正平之才盡於言鳥並皆歷落崑崎詭率狂矯竊琴瑟於帝王負干戚於刑天猶能下車動袁升堂起孔愧宏農而流汗遇荆州而抵掌況我公亮蔚棟偉流大雅名士述江海則抗璞提華

命巖阿則優激劣啟下吳閩之船是載步兵成鴻都之學暫留  
平子景陽之殿柳未齊豐城之劍暈仍紫而無能避席推壇操  
盤奉七削麟角以羞竹箭殺馱馱而食千里斯亦好道者所以  
貶誠願學者所以負恥矣夫巨骨長脊北海以表謝賅寶鼎大  
羹中郎之方邊讓使邊謝之聲實無虧則孔蔡之神明益罔鑑  
不以珠彩奪精渚不以方諸滅漾唯有主謝牛醫客無狗監崔  
駟之勝班固空坐白衣楊雄之似相如徒懷元澹禽息之首如  
完五羊之胸陷矣加以用者不知知者無用將誦占書以問大  
人之占懷夢草以發匹夫之夢擊虛拳而攷鐘亦何貴於數撞  
乎於是僕本暮流逢君中涉百尺之杜無枝五石之瓠何葉若  
士之期汗漫聳其鳶肩河伯之晤陽侯棄其舟楫已聽榜人之  
歌安問魯人之獵嗟乎挾炭而就治則熾獸吐葩就朔而造冰

則勁松暮落夔一足而有餘倅十指而不足掛冠而成道苦遲  
遺履而膺封苦速商咄之形無妍媸叔夜之音無哀樂惟予與  
汝方共託於調刁以古証今又誰定其述作哉

蘇軾詩集卷之三  
八  
三

